八編類纂 十八

禮書

イカ3
1717
77-18

加3
門
1717
77-18

太祖高皇帝　命稽古首建　廟闕左、以享　德
熙　懿　仁　四親、而　壽春諸王、咸以次而侑享
焉。文皇帝繼統、上承先德、建廟北平、以享　列祖
太祖四親、而壽春諸王、以次在侑、於時廟數猶未定
也。至　憲宗純皇帝、以世代既足、始備　九廟之制、
四　列祖一　太祖一　成祖並　仁　宣　英三

宗爲九而規制於是大定矣。於時升祧之禮猶未講也。至　世宗肅皇帝以世數既盈、復更九廟之制、一　太祖一　成祖六　仁　宣　英　憲　孝　武並　憲帝升祔爲九、而典禮於是乎益詳矣。春月特享、則分祭於各室、三時合享。則共食於　前殿、而已祧之廟不與焉。時享之禮、則以　太祖爲尊、歲暮之祫、則升　四祖於上、而祧廟之主、咸出而共享焉。當　憲廟時、四祖並列、殆體　太祖之心乎。而　九廟未足、禮固不得而有祧也。至　世廟之時、四祖並祧、固尊　太祖之位乎。而世數已足、勢不容於無祧矣。其或祧或升之次、合享分享之儀、孰非酌之今而諮揆之古而不悖者乎。歷世滋久、訛舛相承、蓋於名實莫可致詰矣。以今日言之、弘治中、時享祝文、稱八廟　太皇太后　皇考憲宗皇帝、蓋親禰也。而　九廟之數、若減其一、至嘉靖中、　孝宗而上、本七廟也、而稱六、及　仁宗奉祧猶六廟也、而稱五、倏損倏益、何廟數之不常耶。五廟之中、仁宗並祧、惟三廟設祭、而祝文猶五、是祭省而祝增矣。自　皇高祖憲宗至　皇考穆宗、既備六廟、而　太祖　成英　三廟、猶仍五廟之稱、是廟加而祝減矣。何位號之無定耶。壽春王於

太祖爲叔　霍丘七王爲兄、而　寶應七王姪也、
英廟時、誤稱壽春及霍丘七王爲　皇高伯祖寶應七王爲　皇曾伯祖、奈矣、今世系益遠而緊稱爲
皇曾伯祖、是奈而又奈也、何稱名之弗當耶。我　皇祖開天啓運功德無比　德祖雖尊不得以情掩義謂宜世享南面東侑　成祖其餘升遐則祔親盡則遷位止於九而勿之過則升祧定而世次明矣。諸廟帝后並揭徽稱及時享而謹核之祭必一其祀祀必一其廟、使神各有嚴、則繁簡當而位號秩矣。由　太祖而上下之諸王之分雖百世可知也　國朝廟祀總論

周當禘之時、則特設一神主於后稷之廟、而稷配享於廟、禘畢則徹去嚳之神主、而稷仍居東面、以享四時之祭也。五年一禘者、蓋五年再閏、天道大備、故王者爲之舉大禮也。禘必于四月、蓋春夏之交、萬物生長、故祭其所自生也。酒則用四齊三、樂則用四代之樂、獻則用九獻之儀、此周禘之說也。周禘總論

接鄭氏注禘其祖之所自出、以爲王者之先祖、皆感大微五帝之精以生、祖者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蒼帝靈威仰也、遂指禘以爲亦祭天之禮、混禘於郊、舍嚳而言靈威仰、其說妖妄支離、先儒多攻之、蓋祖者

后稷也、祖之所自出者帝嚳也、郊祀則及稷而禘則上及嚳、是宗廟之祀莫大於禘、故祭法先禘於郊、以其所祀之祖最遠故耳、於祀天無預也、陳氏曰趙伯循謂禘祭不兼羣廟之主、爲其疎遠不敢褻、此始未嘗考之於經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相攸、相土烈烈、與夫武王之湯、中葉之太甲、雖禘太祖、而歌顯考之武王、烈考之文王、則不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朱子疑長發爲大祫之詩、疑雖爲武王祭文王而徹俎之詩、是蓋以理決之而不爲詩序所惑也、且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上不及於所自出之帝、

雖禘太祖、無一詞及其嚳稷、而皆稱述文王武王、則安得謂之禘詩乎、按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之說先儒林氏楊氏皆以爲鄭康成因春秋文公二年有祫僖公八年有禘、遂依約想像而立爲此說、蓋以魯僭亂之制、定爲周禮、以誤後人、然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祫之禮而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然則其說久矣、蓋此語出於緯書、緯書起於元成之間、而光武深信之、當時國家典禮、朝廷大事、多取決焉、故此制遂遵而行之、康成蓋以漢禮爲周禮、非魯禮也、禘祫皆合食也、故君子曰禘其所自出之帝、爲東

向之尊、其餘合食於前、此之謂禘、諸侯無所自出之帝、則於太祖廟合羣廟之主而食此之謂祫天子禘、諸侯祫、上下之殺也　禘祭考

馬融謂歲祫及壇墠禘及高宗石室、鄭玄謂祫則毀主未毀主皆合祭於太祖、禘則惟大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文武以下若稷之遷主、則祭文王之廟、昭之遷主則祭武王之廟、何休謂祫祭不及功臣、禘則功臣皆祭、及論祫禘之歲月、則皆援公羊五年再殷祭之說爲據、按祫祭年月經無明文、惟公羊文二年大事于太廟傳云、大事者何、大祫也、五年而再殷祭夫殷祭乃大祫之祭也、謂五年而再殷祭、謂三年一祫、五年再祫、猶天道三年一閏五歲再閏也、於禘祭乎何有、漢儒乃援此以證禘祫相因之說爲鄭康成之說則曰三年而祫、五年而禘、爲徐邈之說則曰相去合三十月、三十月而祫、三十月而禘、唐自睿宗以後、三年一祫、各自計年、不相通數、然至二十七年凡五禘七祫、其年夏禘乞冬、又當值而禘祫同歲、太常議曰、今太廟祫禘各自數年、兩經俱下、通計或比年頻合、或同歲再序、或一禘之後、併爲再祫、或五年之內、驟有三殷、求於經禮、頗爲乖失、國朝宗廟

之祭三歲一祫、以孟冬、五年一禘、以孟夏、蓋用鄭康成之說、其後有司又言三年喪畢、遇祫則祫、遇禘則禘、二說牴牾、不可稽考、慶曆初、乃用除遷之說、每三十月而一禘、後又以二祭各不相因、故熙寧八年既禘又祫、竟無一定之論、推原其所以然、皆由混禘于祫、而皆以爲合食於太祖也、知禘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不兼羣廟之主、而惟以祖配之則禘於祫異、不容混矣、知大祫兼羣廟之主、則自太祖而下、毀廟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矣、又何堅壇與郊宗石室之分乎、禘祫辨

通典古者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以生有慶集之歡、死亦應備合食之禮、緣生以事死、因天道之成而設禘祫之享、皆合先祖之神而享之、虞夏先王崩、新王元年二月、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禴、夏特禘、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禴、夏祫禘、秋合嘗、冬祫烝、每間皆然、以終其代、（高堂隆云喪以奇年畢則祫、偶年畢則祫亦常在偶年）殷先王崩、新王二年喪畢而祫、三年春特禘夏特禴秋特嘗冬特烝、四年春特禘夏祫禴秋祫嘗冬祫烝、（間歲奇偶如虞夏按殷改虞夏春禴曰禘、又改禘爲禴、按郊特牲春禘秋嘗則殷祭）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

來年春、禘於羣廟、祫毀廟未毀廟皆升于太祖、禘則不及親廟、但文武以下毀立依昭穆于文武廟中祭之王季以上于后稷廟祭之先祫後禘者約春秋魯僖公定公皆八年而禘以再殷祭推之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祭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故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　禘以夏、祫以秋、詩閟宮傳云諸侯再禘則不祫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是也崔靈恩云禘以夏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蚤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禘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生其禮最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故祫也者合也　右楊氏祭禮、只分大祫時祫爲二、而不言四代之制、且不言祫祭之時、蓋以經無明文、不敢臆說、而通典則備言之、蓋通典取鄭康成所註禮記爲說、而康成又約春秋所書爲說、皆臆說也、是以先儒多排之、然自鄭註既行而後之有國者、多本之以定宗廟之祭矣、祫祭總考

趙氏曰王制春礿夏禘、鄭註以爲夏時禮、祭統註謂夏殷禮祭義春禘秋嘗註以爲春禘者夏殷禮周以禘爲殷祭更名春祭曰祠、郊特牲又註云禘當爲禴夫禮記諸篇、或孔門之末流弟子所撰、或漢初諸儒私撰之以求購金、皆約春秋爲之見春秋禘於莊公。閔二年五月吉禘于莊公。八年七月禘于太廟、所以或謂之春祭或謂之夏祭而鄭玄不遂以爲時祭之名、見春秋惟兩度書禘。

達其意、故註郊特牲云、禘當爲初、祭義與郊特牲同祭統及王制、則云此夏殷時禮也、且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何得云夏殷哉、禮王制春秋諸侯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撰此篇者、亦緣見春秋中、惟有禘烝嘗三禮、謂魯惟行此三祭、故云耳、若信如鄭註、諸侯每歲皆朝、即遠國往來、須歷數時、何獨廢一時而已、又須往來常在道路、如何守國理民乎、（鄭註虞夏之制諸侯歲朝廢一時祭）公羊傳五年而再殷祭、大宗伯註曰、五年再殷祭、一祫一禘、又云禘祫俱殷祭、祫則於太祖列羣廟之主、禘則於文武廟各迎昭穆之主、夫太廟之有祫祭、象生有族食之義、列昭穆齒尊卑、今乃分昭穆各於一廟、有何理哉、若信有此理、五廟七廟有虛主、曾子問篇中、何得不該、蓋儒者無以分別禘祫、强生此義也、僖公三十三年左氏傳曰烝嘗嘗禘於廟、蓋左氏見春秋經前後記祭、惟有此烝禘三種、以爲祭名盡于此、但按經文不識經意、所以云耳、又昭公十五年禘于襄公、定八年禘于武宮、二十五年禘于莊公、以爲諸廟合、每祭故妄云禘于武宮僖宮襄宮、皆妄泥禘文而說祭耳、問者曰若謂禘非

三年喪畢之殷祭、則晉人云以寡君之未禘祭、何也、答曰此左氏之妄也。左氏見經文吉禘于莊公、以爲喪畢當禘、而不知此本魯禮、不可施於他國。左氏亦自云魯有禘樂賓祭用之、即明諸國無禘可知。是左氏自相違背亦可見矣。林氏曰禘祫之說諸儒聚訟久矣。論年之先後、則謂之先三而後三、（鄭康成高堂隆）或謂先二而後三、（徐邈）辨祭之小大、則或祫於大禘、（鄭康成）或謂禘於大祫、（王肅）或謂一禘而二名、禮無差降、（賈逵劉歆）又或謂禘以夏不以春、祫以秋不以冬、此皆置而勿辨其可深責者、鄭氏之失歟、鄭氏之說曰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五年而再盛祭、一禘一祫、周禮廢絕久矣、鄭氏何據而云、當春秋時諸侯僭亂無復禮制魯之祭祀皆妄舉也、諸侯而郊上帝禘始祖罪也、大夫而旅泰山舞八佾、罪也。春秋書郊者九、書禘者二、與大夫事一有事二烝二嘗之類、無非記其非常、奈何反以爲周而足法乎、使魯之祭祀如周之禮、則春秋不書矣。據僖公以三十二年冬十二月夔至文公二年秋八月喪制未畢未可以祫也、而乃大事焉、一惡也。躋僖公、二惡也。彼有二惡春秋譏之、鄭氏乃謂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

者、果禮耶、又曰明年春禘、經無三年禘祭之文。何自知之。徒約僖公八年皆有禘云。愈繆也。閔公二年春秋書夏月吉禘于莊公、是魯常以二年即禘矣。何待三年與八年乎。閔有禘文而不之據。宣無禘文而妄據之。傳會可見也。不然魯至僖公而始書三望。豈他公皆不望乎。至成公而後書魯用郊。豈他公皆不郊乎。桓公一歲而再烝。十二公而止一嘗。又何以為法乎。取亂世之典、為治世之制、鄭氏豈知春秋哉。詳二祭之名、則禘尊而祫卑、可謂明矣。先儒據鄭氏說幸以祫大於禘、是以諸侯之祭、加天子之祭、可乎。楊氏曰自漢以來宗廟之禮不合古制者其失有二。混禘祫為一事、一失也。輕廟而重原廟、二失也。其一曰禘祫之禮不同。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所謂禘也。合羣廟之主於始祖之廟而設殷祭。所謂祫也。先儒皆知禘為殷祭矣、而又兼以禘為殷祭、其說何從。始乎、葢自成王念周公有大勳勞賜以禘郊重祭聖人已歎其非禮。然魯之有禘時祭於周公之廟而上及於文王。以文王者周公之所出也。其後閔公二年僖用禘禮行吉祭、不于周公之廟、而行之于莊公之宮。而禘之禮始紊。自僖

公八年用禘禮合先祖叙昭穆用致夫人于廟而禘禮始與祫混淆而無別春秋常事不書特書閔公僖公兩禘者記失禮之始也禘宗廟之大祭也故惟禘禮爲盛觀明堂位之言可知閔僖竊禘之盛禮以後一時之美觀猶周公廟有八佾其後竊而用之于季氏之庭此聖人之所深惡也況三年喪畢而吉祭合先祫祭也閔公喪未必竊禘之盛禮以行吉祭合先祫叙昭穆此祫禮也僖公竊禘之盛禮以致夫人禘祫之混自此始也鄭氏不能推本尋源以辨祫禘二禮之異正開僖竊禘之罪以明春秋之意反取春秋之所深譏者以明先王禘祫之正禮又妄稱禘祫皆爲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二禮常相因並行且多爲說以文之禘之又爲時祭則王制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祫一禘之說左傳烝嘗禘於廟之說所載晉人言寡君未禘祀之說皆指時祭而言無緣皆妄蓋禘有二名有大禘之禘大傳所謂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禮運所謂魯之郊禘非禮也是也有時禘之禘祭義所謂春禘秋嘗王制所謂天子祫禘諸侯禘一祫是也趙伯循必以禘爲非時祭之名因不信鄭氏而并詆禮記左傳其意蓋

謂禘只是大禘、無所謂時禘、然禘之名義、他不及經見、惟禮記詳言之耳、趙氏所言、亦是因不王不禘之說、魯郊禘非禮之說、見得禘爲天子之大祀、故不可以名時祭、然大傳禮運禮記也、王制祭義亦禮記也、今所本者大傳禮運、所詆者王制祭法、是據禮記攻禮記也、

禘祫總論

洪武七年八月御史答椽與權言古之王天下者既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之故曰禘禘者大也王者之大祭也周祭太王爲始祖推本后稷以爲自出之帝今　皇上受命七年矣而禘祭未舉宜令羣臣參酌古今而行之以成一代之典事下禮部太常寺翰林院議以爲虞夏商周世系明白其始所從出可得而推故禘禮可行漢唐以來世系無考莫能明其始祖所自出當時謂禘祭不過祫祀祧主序昭穆而祭之乃古之大祫非禘也宋神宗嘗曰禘者所以禘祖之所自出禘禮不可行也今　國家既已追尊四廟而始祖之所自出者未有所考則于禘祭之禮似難舉行上是其議嘉靖十年三月勅諭朕惟太祖肇創洪圖奠清宇宙掃除腥穢復我文明克享天心君臨億兆必自

上世之積德乃出中夏之元聖顧追報之禮未舉而
昧幼之懷問遂朕躬承 祖鑒恭行大禘禮今孟夏
之吉祀始自出之祖于太廟奉 皇祖配毋逢辛丙
之年一舉著爲成範欽哉親撰祝文定擬神牌冠服
陳設圖儀凡祭書神牌於太廟曰 皇初祖神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國朝大禘考

嘉靖十五年羣臣請禘 德祖 上不從或曰禘顓
頊 上亦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
一禘於 太廟奉 太祖配 先一日中書官書 皇
初祖帝神牌位於 太廟至日設 太廟殿中祭畢
燎牌位 齋戒同大祫 前三日 上祭服于 廟
告 祖行一獻禮用祝 前二日 太常寺光祿寺
面奏省牲 前一日 太常寺博士捧祝版于文華
殿 上填御名訖博士捧安于神庫供奉 前一日
午中書于太廟恭書 皇初祖牌內府以紙匣盛之
卿請安于御案前卓上陳設同祫 皇初祖帝神正
位南向 太祖配位西向 太常寺卿捧 皇初祖
牌候 上至妥訖退是日 上陞板輿由 廟街門
入至 廟門西降輿導引官導 上由廟左門入至
戟門帷幔內且祭服出導引官導 上由戟左門入

由丹墀東至綽由左門入請　太祖置由　太廟後門入至太祖座前太常堂官受置上安皇初祖牌退安　太祖主訖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制拜位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香案前跪奏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香案前奏跪搢圭奏上香訖奏出圭復位樂止奏四拜傳贊同典儀唱奠帛行初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搢圭獻爵訖出圭奏詣讀祝位樂暫止跪傳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訖樂復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同內贊導

上至　太祖前奏搢圭奏獻帛訖奏獻爵訖奏出圭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行終獻禮奏樂內贊導　上至　皇初祖前奏搢圭獻爵訖奏出圭導　上至　太祖前儀同奏復位樂止　太常卿于中堂左西向立唱賜福胙光祿卿捧福酒胙跪進于右內贊奏跪奏搢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四拜傳贊同典儀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神奏樂內贊奏四拜傳贊同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各詣燔位奏樂　上退拜位之東立太常卿捧　皇初祖神牌同捧祝帛官出中門奏禮畢　上詣　太祖

主捧至　寢安訖拜畢　上出導引官導　上至戟門帷幔內易祭服還宮（禘祫儀制）

祝文

孝玄孫嗣皇帝　敢昭告于　皇初祖帝神曰仰惟先祖肇我厥初發祥鍾靈啓我列位追慕德源敬茲報祭願來格斯奉　太祖高皇帝配侑尚享

樂章

迎神（元和）於緝皇祖肇創丕基鍾祥有自曰本先之奄有萬方作之君師追報宜隆以伸孝思瞻望稽首介我休禧

奠帛初獻（壽和）木有本兮水有源人本祖兮物本天思報德兮禮莫先仰希鑒兮敢弗虔

亞獻（仁和）中觴載升于此瑲觥小孫奉前願歆其誠樂舞在列庶職在廷祖鑒孔昭錫佑亨

終獻（德和）芬兮豆籩潔兮烝粢祖垂歆享徹乎敢遲禮云告備以訖陳辭永裕後人億世丕而

送神（永和）禘祀兮具張佳氣兮鬱昂皇靈錫納兮喜將一誠通兮萬載昌祈鑒佑兮天下康仰源仁浩德兮曷以望遥瞻冉冉兮聖靈皇皇（大禘）

國朝弘治元年始建祧廟于寢殿後奉藏　懿祖神主及儀物於中每歲暮復奉　懿祖神座於正殿之左居熙祖之上行祫祭之禮　國朝　宗廟前殿後寢殿後有祧廟皆九楹各隔兩廡寢殿藏主如同堂異室之制祭出主於殿畢歸主於寢殿　高皇帝高皇后中宮　文皇帝文皇后　昭皇帝昭皇后　章皇帝章皇后　睿皇帝睿皇后　敬皇帝敬皇后　毅皇帝毅皇后　叙列左右室皆南向祧廟藏　德祖玄皇帝后　懿祖恒皇帝后　熙祖裕皇帝后　仁祖純皇帝后　恭仁康定景皇帝貞惠安和景皇后不得入宗廟　孝潔陳皇后未祔廟別殿祀焉立春特享　皇帝祭　太祖大臣八人祭諸帝內臣八人獻諸后立夏時祫　太祖南向成祖北向　上於七宗東西相向立秋時祫如夏禮立冬時祫亦如之季冬中旬擇日大祫　德祖　懿祖　熙祖　仁祖　太祖異室南向　成祖　仁宗　英宗　孝宗　睿宗　東叙西向　宣宗　憲宗　武宗　西叙東向　成祖北向如時祫　皇帝獻　德祖帝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獻諸后

漢之制通羣爲廟、百七十餘、東漢合九室爲一堂其繁簡殊絕至此、漢儒去古未遠、而禮從以失焉、豈不可憾哉、唐初之祫、沿魏晉故習、中虛而左右列、代宗正位太祖遷獻懿二祖、不得合食、德宗時顏眞卿請申孝尊先、於是遷獻懿祫於廟後裴郁言其非、李嶠請藏於夾室、裴樞請建石室於寢園、柳冕請建別廟、而張薦則請悉入昭穆、仍虛東向之位、其後獻祖竟遷、而太祖東向、二十年然後決、而韓愈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者、竟不之用、其禮不足言也、唐德宗時顏眞卿請還獻祖廟后柳等則則請建於別室、其後獻祖竟遷雖韓愈祖以孫尊孫以祖屈之言、竟不之用、甚至川

釋氏孟眞之典者矣論禮之詳者、莫如宋、宋初昭穆未辨、虛東向位、仁宗時、趙瑗規請太祖東向、王舉正等請依故事、虛東向、宋仁宗時趙瑗規請太廟東向王舉正等則請依故事虛東向其後虛祖別廟雖程朱功業孰大詘義伸恩之言終之不行甚至用道家焚修之典者矣神宗當治平之末、用張方平等議、祧僖祖、及熙寧間、張衡等議復之、司馬光輩皆以爲不可、而王安石主之、於是僖位始正程頤嘗論之曰、世謂僖祖無功業、天下基本、皆出於此、其爲功業孰大焉、高宗時、董弅王普請太祖東向、廖剛謂僖祖以下四主當遷別室、祫則就享、晏原復謂宜太廟異祭不亂祫祭、雖不果行、而僖廟已爲之

一撼寧宗當紹興之末用魯三復鄭僑等議始建別廟遷四主而太祖東向祫則先四祖而後太廟而朱熹則有議曰原太祖始立親廟之心踐位行禮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後可以爲孝且太祖太宗自爲世室以冠羣廟則亦不待東向然後爲尊也故尊太祖以東向者爲義奉僖祖以東向者爲恩義者今日臣子之願恩者太祖當日之心與其詘恩以伸義孰若大義以伸恩故雖光宗榻前之命而詔不果下趙汝愚以宗室之賢相而義不肯從於是僖祖之廟祀始遷熙宗之正禮終失其後以度正弭災之言而不能回理宗遂事之惑也豈不亦大可憾哉今日以至孝之心行莫大之禮集公卿侍從文學二諫之臣羣議而後定一上而遂決蓋據程朱之說以　德祖比稷契以　太祖　太宗比湯與文武而配　天之享其尊固在每歲暮大祫於三年之禮亦有加焉（祫祧總論）

國家有　太廟以象外朝有　奉先殿以象內朝殿九室如廟制凡祀方丘朝日夕月冊封告祭及忌祭在焉餘皆於　太廟行之其祭品及日獻膳月薦新皆光祿司具其事嘉靖初　聖旨中元冬至歲暮俱告祭十五年罷中元祭十八年罷忌祭祭　高

帝后于　景神殿　列帝后于　永孝陵二十四年
仍于　奉先殿隆慶元年祭　孝烈皇后于　弘孝
殿　孝恪皇太后　孝懿皇后于　神霄殿承天又
有隆慶殿奉　獻皇帝后（初獻皇帝未祔廟別立奉先殿）　奉慈殿
左（太常寺）　奉先殿右　孝宗生　母孝穆紀太后也
不得附　太廟奉先殿　孝宗即位初作　慈奉殿
別祀太后已而　憲宗生母　孝肅周太皇太后
世宗生祖母孝惠邵太后皆祀殿中孝肅中室孝穆
孝惠在右室主書皇太后太皇太后歲享薦如　太
廟奉先殿嘉靖十五年　上諭禮官曰廟中帝配一

后陵附葬乃有二三后廟祀陵祀本不同奉慈三后
主既不得祔廟又不祔陵殿近於黜者非親之也禮
官遂請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殿　上又
曰皇太后太皇太后本子孫尊稱稱睿皇后純皇后
又嫌于適改主題皇后不得書帝謚罷奉慈享薦禮
（奉先殿奉慈殿二則）
唐之可考者、淮安靖王神通梁文昭公房玄齡而下
距太尉李遜凡三十二人宋之可考者、韓忠獻公趙
晉開濟武陽王曹彬而下距丞相葛邲凡二十四人
我　高皇定門念諸功臣之烈盡　太廟首以李韓

公善長等六公及胡越公大海等從饗最後韓公坐嫌死、而六公亦間不得與、逮永樂而始定、自中山開平二王而下距永義侯世傑凡六王五公一侯十二人從文皇祀者、至洪熙而定、文武臣惟河間王玉東平王能寧國公眞榮國公廣孝凡二王公至　世宗首上　太祖微號後上　文皇帝祖號又采禮官言進誠意伯從祀　太祖位六王下而以僧故斥廣孝、使祀大興隆寺、尋用翊國公勛請進其祖營國公英獨　仁宣而後寥寥無聞、論者謂如楊文貞李文達商文毅劉文清楊文忠之賢於輔而不得從、蹇忠義王忠肅王端毅馬端肅王肅之賢于銓而不得從、于肅愍之賢於樞而不得從、張定興輔之下南交宣平永之八佩將印皆位太師握環衛爲心齊爪牙而不得從、此　朝廷所當博諮而精覆以進配　列君者也、

　高帝諸功臣而下猶有說焉、若李韓公之佐開創、不下鄭侯、雖以嫌死、　帝尚爲之諱、若馮宋公勝之佐大將軍、取中原、下秦隴、降納哈、出二十萬之衆傳頴公友德之從大將軍取山東、其平蜀功冠諸徽侯、而開滇南二百年之地、惜其終于　帝之末蘧革除之變而未有舉也、縱不得從　太廟祧、亦宜別祀于

鄉、隆其贈謚、而錄其後、亦天下之心之公論歟。太廟從祀

功臣

我　太祖初建四廟、定享禮、未幾又建　太廟、爲同堂異室之制、此猶草創之初也。迨　世宗皇帝、倣古禮創九廟、始正　太祖南面之位、而定　成祖世室之享、歲時序昭穆之分、可謂　大聖人之作爲矣。

終

漢元帝時、韋玄成等之議、皆主四親廟之說、亦有所據、喪服小記曰、王者立四廟、此其本旨也、又按禮緯云、唐虞五廟、親廟四、始祖廟一、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五廟至子孫七、鄭玄註釋禮經、悉本此意。孔疏亦云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

此雖出於緯書，然四親廟之云有合於喪服小記，亦足以見古禮殘闕之餘，猶有可考。第緣哀帝以旁支入繼大統，羣臣請定迭毀之次，時劉歆據三昭三穆與太祖而七之文，悉改韋玄成之議，乃以天子七廟爲常數，而其爲說又不論高曾祖考一本之親，止序爲君之次，故史皇孫宣帝之父也，而不列于考廟，夫宣帝入繼大統，在昭帝晏駕之後，與素養宮中先定父子之名者不同，乃槩謂爲人後者爲之子而廢私親，豈禮也哉？自班固以敦說爲是，而王肅遂作聖證論以難鄭玄，然馬昭猶或非之。未遽得爲定論也。漢宣時景帝武帝戾太子史皇孫當爲四親廟，而昭帝以叔祖爲繼統之君，廟亦宜列，至其後世武帝之服未窮，則昭帝之親未盡，是亦四親之屬也，知此則世之爲廟議者可以不勞餘辯矣。夫漢之諸廟略于四親禮，皆未合，惟光武初爲其高祖春陵節侯曾祖欝林太守祖鉅鹿都尉考南頓君立廟雒陽，庶幾近之，尋復奪於羣議，立廟就園，不親奉祀，而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爲四親，夫爲宣元成哀平立廟，似近于厚，然與前所論先帝當爲昭帝立廟者義實不同，何也？蓋昭帝在宣帝時親猶未盡，而宣元成哀平在

光武時則皆親盡也其親已盡則其廟當祧。止可存有功德者爲宗耳。其餘不以禮節、從何日爲遞遷之期乎、特廟雖毀、大祫猶存、何背於禮哉、惟有後者則勿毀、可也、益舜之受堯禪也、其親廟必自瞽瞍以至高祖而堯之親廟則有丹朱以奉之、舜不與焉、禹之受舜禪也、必自鯀以至于宗祖而舜之親廟。則有商均以奉之、禹不與焉、其所以繼正統明大宗者、惟藝祖文祖神祖、如後世有功德之祖宗而已、然則天子以天下養、而宗廟饗之、豈舍其父祖而不親哉、故曰親廟以四、禮之正也、高祖祖考與太祖之廟而五數之常也、其外繼統之君親未盡者亦屬四親、親盡而有功德者世世不毀、此其可以常數拘之哉、有一人焉、則增一廟、有十人焉、則增十廟、劉歆謂宗無數、而舉殷三宗爲證、此但得其槩耳、魯公諸侯之國、伯禽而下、尚有武公煬公桓公僖公四宮、此雖未盡合于祖功宗德之正、亦足以見古制常廟之外無定數也。諸侯且然、況天子乎、夫太甲爲太宗、太戊爲中宗、武丁爲高宗、此歆所謂殷之三宗也、然殷以契爲始祖如前所謂相土者、已必有廟。及受命而王、如成湯者、其功德特盛、其餘書稱其德如祖乙、盤庚祖甲皆賢

聖之君、亦宜不毀、豈得以其稱宗之文不經見、而遽以殷三宗爲定論哉若鄭玄以周文武二祧爲不毀、猶歆說也、夫周既祖后稷、則自文王而上爲諸侯、如積功累仁之公劉太王王季、其功德不下于相土、自武王而下爲天子者如致治之成王、不下于太甲、中興之宣王、不下于武丁、而謂不毀之廟、止于文武二祧、又惡得而盡通乎。且文武二祧、當時但謂之廟、如詩所謂於穆清廟是也、或以爲文武二世室者、亦禮家之附會耳、蓋明堂位曰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考之春秋、武公煬公桓公僖公、皆止稱官、魯公伯禽、亦不應獨有世室之稱也、所謂世室屋壞者、蓋指祧主所藏之處也、古者祧主未瘞之前、雖其世在太祖之上、必別有一屋以安神主、而世世藏之、各一室焉、此以同堂異室爲義、非一人之稱、故不曰某官某廟而曰世室屋也、禮家以爲祧主藏于太廟左右夾室者、非矣、苟藏於此、則祭有不及祧主之時、其祝號笙磬之聲、豈不徹于一壁之外、何以妥遠祖之靈乎、周禮有先公之祧、先王之祧、是祧以世分先後、不以室分左右也、況魯之宮廟、既有定名、不應別出一世室、而所壞者伯禽一室、又不應不以世

舉。就如其說、室亦豈宜止于文武哉、惟當祫祭而毀廟未毀廟之主、皆祫食于太祖之廟、則尊序爲君之次、所重在君道、而私親不可混于君。齊聖不可加于父。故魯文公時、夏公弗忌、升僖公于閔公之上、君子以爲失禮、漢光武時、張純等言禘祫高廟、陳叙昭穆、而春陵四世君臣並列、以毘喻尊、不合禮意、正以明尊尊之義、而親親賢賢皆弗論矣、鄭玄但見稷契之生不因人道之感也、又以韋玄成有祭天祖配之說遂謂始祖感天神而生、祭則以祖配之、是以禘爲祭感生帝也、郊天之外、又有禘帝一祭、則繆妄支離而

于經無據、趙伯循求其說而不得、又謂王者追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則如前所謂周人帝嚳者義非所安皆未可以爲定論也左傳於魯言周廟蓋指文王廟也杜預註曰周公出文王魯其立廟則亦鄭祖厲王之失也然魯祖周公實無文王廟故僖公禘于太廟、禘文王也太廟周公廟也禘文王而于周公之廟、見文王無廟也文王無廟、其主何居、藏于世室也、因此驗世室非不遷之宗而太廟之夾室非藏祧主之處矣。文王親盡已祧、魯人未嘗敢祖、然而特舉以禘、亦見魯之賢文王矣故禘者審禘功德所以賢賢也、知

此則唐高祖始受天命、當爲唐百世不遷之祖而韓愈欲以獻祖爲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宋太祖始受天命、當爲宋百世不遷之祖而朱子欲以僖祖爲始祖、居東向之位者、非也、獻僖二祖、倘有功德足以啓聖、則如稷契之特廟以祀而大禘焉、亦何不可不然則鯀及昌意、親盡則毀、夏后氏無所私焉、竊疑先公之祧、當禘者、惟男主附于后稷廟、先王之祧當祫者、惟男主附于武王廟、女主皆不與焉、而當祭之廟、祖妣遷避于寢、示男女不相雜、是或一道也故周公營雒邑特立文武廟以萃人心、父子同廟、蓋尊文王而武王配焉、亦禘之義也、而其廟無妣主、斷可識矣、或曰禘爲遠祖女主可以無與祫序爲君而亦不及于國母可乎曰統治者男事主乎男而已耳然則國母而賢將若之何曰擇其有功於內治者、附于先妣、別爲一祀、如禘之禮、視男雖略焉、可也後世有以兄弟同室、如晉武帝之于景文者、則姊姒雜居非古者異宮之禮其失抑又甚矣太祖也四親也世室也、一定而不易、餘親也諸宗也隨時而有加、廟以類從、位以義制、此則所謂各全其尊而不嫌者、奚必以太祖居中而定尊卑哉以魯諸廟觀焉、武煬異世而立者

也桓僖同日而災者也不知其爲左昭右穆之次置于四親之上耶抑各列于別所也漢代猶爲近古而每帝建廟各在一所雖未盡當得非禮意之僅存者歟苟如孫毓所云則都宮之地有限而增立之廟無常使毓適遇廟多之際亦何以自處哉蓋惟昭穆之義隱而後世儒之說拘於此能通其變不尚空言則宋宣祖之主未遷而太祖已不失爲祖故晉武帝欲虛位以待宣皇不爲過也唐睿宗之世不混而中宗終不失爲兄故晉賀循欲以別廟處惠帝不爲過也又如魯無文王廟而其祧主藏于世室則必非周公之廟之上也父不與子順次而下爲嫌則晉蔡謨欲爲四府君毀主改築別室者亦不爲過矣周禮祭僕言小喪服于小廟肆僕言大喪于小寢大寢鄭玄註云小廟高宗祖以下也始祖曰大廟又云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此可見廟之有大小矣今即武丁時明之其父爲小乙其祖爲祖丁其曾祖爲祖辛其高祖爲祖乙當爲四親沃甲爲曾叔祖南庚爲從叔祖陽甲盤庚小辛皆爲伯父　君者親盡亦當有廟成湯爲百世不遷之祖太甲太戊爲百世之祖相土爲所自出之宗契爲所自出之祖

又有先王先公之二祧、凡爲廟者十有六、夫二祖二祧、其廟皆當大矣、其餘宗親之廟、尚有十二無所用于大者也、使皆擴其規模、槩窮壯麗以傷民力、武丁豈忍爲之、故廟制不可以不備而亦不可以過崇、惟在節于禮而已、宗廟制義昭穆禘祫廟寢祭享總論

明堂圖

左个 總章	明堂左个	
太廟 總章	明堂太廟	右个 總章
青陽太廟	玄堂太廟	玄堂左个
右个 青陽	玄堂太廟	左个 玄堂

王者隨月所居則分而爲九室祀上帝則通而爲一堂

明堂之制、或以爲一殿、公孫玉帶之言、裴顯亦言一殿或以爲五室、考工記或以爲九室十二堂、大戴禮張衡東都賦呂氏春秋或以爲十二室、明堂月令其堂室之多寡不同如此、或謂之合室、又曰崑崙、黃帝或謂之天府、神農或謂之五府、堯舜又曰衢室、堯又曰總章、舜或謂之世室、夏后或謂之重屋、應劭又云商曰陽館或謂之明堂、周蔡邕又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明堂、取其四時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圜如壁、則曰辟雍、大戴禮云、其外有水曰辟雍、古周禮孝經說明堂文王之廟、戴德云、明堂辟雍是一、其名之不同如此、左傳魯僖公

五年、既視朔、遂登觀臺、服氏云、人君入太廟視朔、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臺、在明堂之中、文公二年、服氏曰、明堂祖廟、並與鄭注不同、玉藻云、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即鄭玄以爲三者名異而制同、王制云、小學在公宮之左、太學在郊、即云天子曰辟雍是學不得與明堂同爲一物、又天子宗廟在雉門之外、孝經緯云、明堂在國之陽、玉藻又云、聽朔於南門之外、是明堂與祖廟別處、不得爲一也、蔡邕明堂章句、曰明堂者、天子太廟、所以宗祀、周謂明堂、東曰青陽、南曰明堂、西曰總章、北曰玄堂、中曰太室、人君南面、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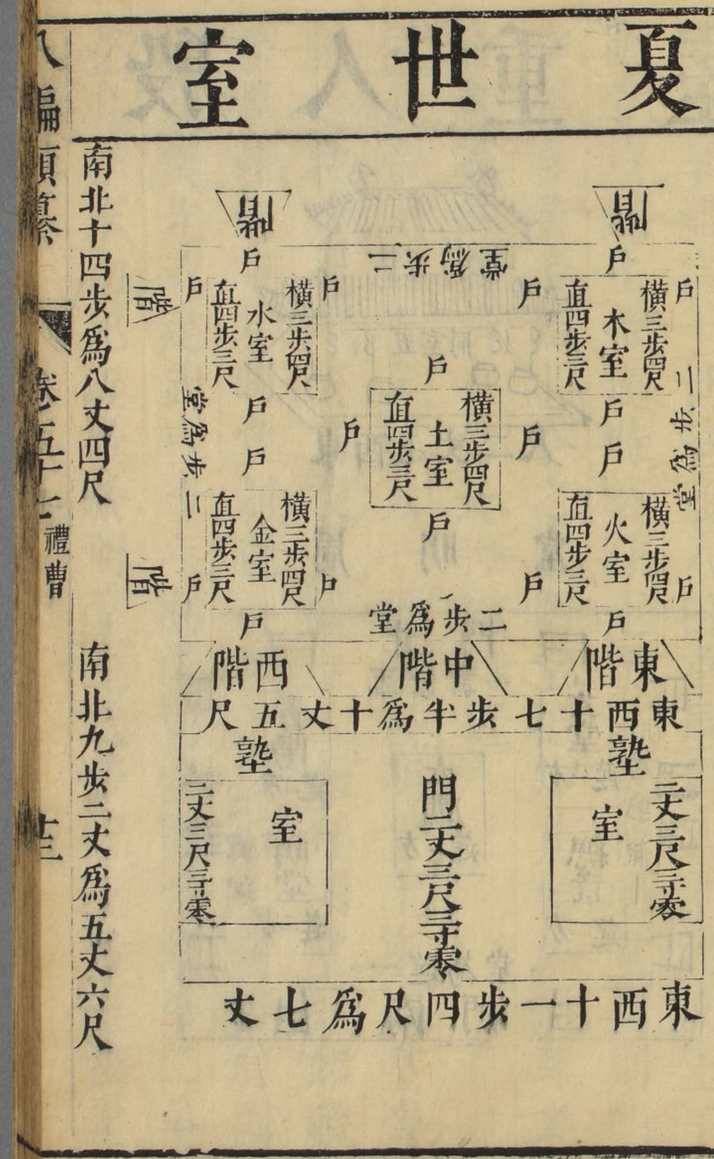
主以明堂爲名、在五堂之中央皆曰太廟、享射養老
教學選士、皆於其中、故取其宗祀之清貌、則曰清廟、
言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尊崇、則曰太室、取其
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四面周
水圜如壁、則曰辟雍、雖各異名、而事實一也、袁準正
論明堂宗廟太學各有所爲。而儒者合爲一體、失之
遠矣。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淨、鬼神所居、而使
衆學處焉、享射于中、人鬼慢黷、生死交錯、因俘截耳、
瘡痍流血、以于鬼神、非其理也、茅茨采椽、至質之物、
達日月、承玉輅、以處其中、非其類也、夫宗廟鬼神之
居、祭天而於人鬼之室、非其處也、王者五門、宗廟在
一門之內、若在廟而張三侯、又辟雍在內、人物衆多、
非宗廟之中所能容也、其用之不同如此、夏度以步、
商度以尋、周度以筵、大戴禮云宮統三百步東西九
仞南北七筵堂高三尺禮記正義曰按鄭玄目錄云
明堂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古周禮考經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明堂月令堂高三丈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又
云堂方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徑二百一十六
尺乾之策也太廟明堂方二百一十六丈通天屋徑九丈

其廣狹之不同如此或以爲在國之陽三里之外七里之內丙巳之地（淳于登說）或以爲在宮中（顏師古說蓋得之于路寢）或以爲在近郊三十里（明堂月令）其地數或以爲在郭內（宇文愷說）或作之汶上（武帝）或寓之雩壇（隋）或寓之圜丘（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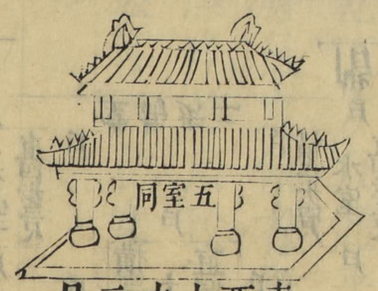
綴爲之戶牖大小棋綴大梠飛檐上以清陽玉葉覆之後竟不行其制度之豐儉如此陰陽九九之變且圜蓋方載六九之道也八闥以象八卦九室以象九州十二宮以應十二辰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以四戶八窗乘九室之數也戶皆外脫而不閉示天下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黃鍾九九之實也二十八柱列於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應三統四鄉五色各象其行外博二十四丈以應節氣也封軹議曰鄭元曰五室者象五行也九堦者法九土四戶者達四時八窗者通八風上圜下方以則天地白虎通又以爲上圜法天下方法地八窗象八風四閨法四時九室法九州十二坐法十二月三十六戶法三十六雨七十二牖法七十二風其取象之不同如此五帝之位正四方而明堂祭於四維不以其方天子之朝向明而明堂則四時異宮不必南面其所向之不同如此或配以遠祖（漢初配以高帝晉初配以宣帝尋復還以文帝配）宋朝升以列聖同侑其配享不同如此或一犢（明帝紀光武制）或具大牢（武帝從方士言）其牲醴如此且明堂之制於以朝羣后而致其義養三老而致其仁頒月令以奉天時聽政考言以修人紀適時也又孰曰不可者乎既曰可矣

則重屋總章不必詢其名之詭土堦茅茨不必從其制之陋至若八闥以象八卦九室而象九州上圜而法乎乾下方以體乎坤十二宮以應歲之辰七十二牖以應氣之候者無爲詭異不經也要之廣大周旋禮文潔淨足以致享上帝其最不可取者蔡邕之章句而最可取者袁準之正論而已明堂制度

夏世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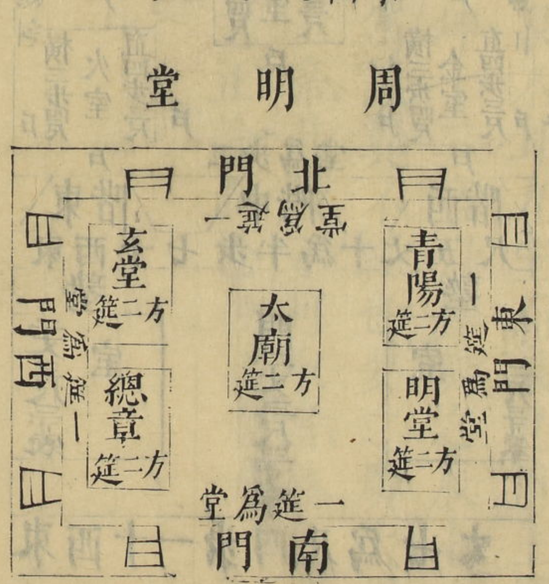


殷人重屋



周明堂

南北五丈六尺



南北六丈三尺

通典曰黃帝拜祀上帝于明堂、唐虞祀五帝于五府、夏后享祖宗于世室、商人曰重屋、周人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漢時公孫玉帶畫黃帝明堂圖、則明堂要自黃帝始也今之言明堂、祇知其始於周耳、考古者蓋詳其所自始云、（世室明堂重屋考）

漢武帝元封五年、祀太一五帝於明堂上座、高皇帝對之、牲以大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禮畢燎堂下、其明堂制、從公孫玉帶所上黃帝時圖也、

後漢光武建武三十年、初營明堂、明帝永平二年正月辛未、初祀五帝於明堂、光武帝配、五帝座位堂

上、各處其方、黃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
帝之南、少退西面、牲各一犢、奏樂如南郊、章帝元和
二年二月壬申宗祀五帝於孝武所作汶上明堂光
武帝配、如洛陽明堂禮、癸酉更告祀高祖太宗世宗
中宗世祖顯祖於明堂、各一大牢、安帝延光三年、祀
汶上明堂、如元和故事、初建武營明堂其制上圓下
方八窗四闥九室十二座三十六戶七十二牖魏明
帝太和元年正月丁未宗祀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
祝稱天子臣某晉武帝泰始二年正月丁丑宗祀文
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又議明堂宜除五帝之座同

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座而已十年十月詔復明堂五
帝位東晉大元十三年孝武帝正月後辛祀明堂車
服之宜悉遵漢制、出以法駕服以衮冕宋孝帝大明
五年依漢汶上儀設五帝位太祖文帝對饗、祭皇天
上帝毘祖奏簋一依大廟禮制、但作大殿屋十二間、
以應一周之數其餘煩雜、一皆除之、六年正月帝親
奉明堂祭五時帝、以太祖配齊高帝建元元年七月
祭五帝之神於明堂有功德之君配明堂制五室、從
王儉之議也、明帝永泰元年有司奏以武帝配梁祀
五帝於明堂服大衮冕尊以瓦、俎以純漆、牲以特

牛餚膳准二郊若水土之品蔬菜之屬猶宜以薦郊所無者並從省行禮自東郊而升從青帝始止一獻清酒無黍肉之禮請停灌及援祖十二年毀宋太極殿以其材爲明堂十二間基准太廟以中央六間安六座悉南向東來第一青帝第二赤帝第三黃帝第四白帝第五黑帝配帝總配五人帝在祚階東上北向大殿後爲小殿五間以爲五佐室焉陳祀昊天上帝五帝於明堂牲以大牢粢盛六飯鉶羹蔬備薦焉武帝以德帝配文帝以武帝配廢帝以文帝配堂制殿屋十二間中央六間依前代安六座四方帝各依其方黃帝居坤維而配饗座依梁法後魏文帝大和十三年四月經始明堂而改營大廟遷洛之後宣武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九室至明帝神龜中復議之元乂執政遂營九室值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北齊採周官考工記爲五室後採漢三輔黃圖爲九室並終不立隋文帝開皇中議立明堂時將作大匠宇文愷依月令造明堂木樣以獻帝異之然以衆議不定故不成終隋代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常以季秋在雩壇上而祀其用幣各依其方人帝各在天帝之左太祖在昊天南西向五官在

庭、各依其方、牲用犢十二、皇帝太尉司農行三獻禮
于青帝及太祖、其餘皆有司助奠五官位於堂下、行
一獻禮、有燎、其省牲進熟如南郊儀唐武德初定令、
每歲季秋祀五方上帝於明堂、元帝配五人帝五官、
並從祀、訖于貞觀之末未議立明堂季秋大饗明堂
則於圓丘行事永徽二年、又奉太宗配祀明堂有司
遂以高祖配五天帝太宗配五人帝下詔造明堂內
出九室之樣顯慶元年、禮宗議太宗不當配五人帝、
太尉長孫無忌等議以高祖躬受天命、奄有神州、爲
國始祖、抑有舊章、太宗道格上玄、功清下黷、拯率土

之塗炭、布大造於生靈、請准詔書宗祀於明堂、以配
上帝、從之、乾封初、復議立明堂、或云九室、或云五室、
以議不定、又止、武后垂拱四年二月、毀東都之乾元
殿、就其地造明堂、因下詔曰、時既沿革、莫或相遵、自
我作古、用適於事、今以上堂爲嚴配之所、下室爲布
政之居、來年正月一日、可于明堂宗祀三聖、以配上
帝、其月明堂成、號爲萬象神宮、天授二年、正月乙酉
日南至、親祀明堂、合祀天地、以周文王及武氏先考
妣配、百神從祀、並於壇位、以茅布席而祀、武太后、又
于明堂後造佛舍高百餘尺、始造爲大風振倒俄又

重營、其功未畢、證聖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災延燒明堂、至明而盡、未幾復令依舊規制、重造明堂、凡高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廣三百尺、上施寶鳳、俄以火珠代之、明堂之下、圍遶施鐵渠、以爲辟雍之象、天冊萬歲二年三月造成、號爲通天宮、四月又行親享之禮、大赦、改元爲萬歲通天、明年九月又享於通天宮、開元五年幸東都、將行大享之禮、以武太后所造明堂有乖典例、遂拆依舊造乾元殿、毎臨御依正殿禮、自是駕在東都、常以元日冬至於乾元殿受朝賀、季秋大享、依舊於圜丘行事、其大享儀具開元禮、宋初因唐舊制、每歲冬至圜丘正月上辛祈穀孟春雩祀、季秋大享明堂、凡四祭、昊天上帝、初未嘗親祠、只命有司攝事、寓祭南郊壇、至仁宗皇祐二年、始以大慶殿爲明堂、合祭天地、太祖太宗眞宗並侑、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明堂者、仁宗皇祐中始行之、其禮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又設從祀諸神、如郊丘之數、政和七年、既建明堂于大內、自是歲以九月行之、然獨祀上帝而配以神宗、惟五帝從祀、紹興元年、上在會稽將行明堂禮、命通臣議之、王剛中居正爲禮部郎官、首建合祭之議、宰相范覺民主之、以常御殿爲明堂、

但設天地（太）祖宗四位而已、四年始設從祀諸神、七年復祀明堂、而徽宗崩問已至、中書舍人傅崧卿請增設道君太上皇帝配位於太宗之次、禮部侍郎陳公輔言道君方在几筵、未可配帝、乃不行、三十一年始宗祀徽宗於明堂、以配上帝、而祀五天帝五人帝于明堂上、五官神于東廂、罷從祀諸神位、用熙寧禮也、乾道以後、說者以德壽宮爲嫌、止行郊禮、淳熙六年、李仁父周子充議復行明堂之祭、並侑焉、遠十四年高宗崩、明年季秋、乃用嚴父之典、令郊祀從紹興、明堂從皇祐、惟歲時常祀則以太祖配、冬至圜丘太宗配、祈穀大雩高宗配（歷代郊祀明堂侑食祀）

接前代祀上帝于明堂者、周禮也、祀五帝于明堂者、漢禮也、合周禮而並用之、既並祀五帝、又祀上帝者、唐宋禮也、其不取六天之說、並罷羣神從祀、僅見宋之神宗一人、惜當時諸臣不大爲建白、而孝經嚴父之義遂終于不明矣（歷代明堂大饗總論）

大明堂

明堂 帝嚳 帝顓頊 玄冥 祝融 后土 蓐收 玄冥 后土 祝融 蓐收 帝嚳 帝顓頊

神位 北向 南面 西面 東面

祀典 冬至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祖宗配 孟春祈穀上帝於大祀殿 季夏大雩帝於南郊 孟秋祀昊天上帝於圜丘以祖宗配

祭品 玉四 圭四 牲 犢 犢 犢 犢

帝嚳圖

服 祀

五官之刀絺冕五帝之刀袞冕百執事服絺冕其祀服通服之蓋袞其為某祀官也五官乃臣故服生時之袞服

一獻 祭五帝不祼初薦血王勺醴齊行朝踐禮

二獻 大宗伯勺醴齊亞獻

三獻 薦熟王乃勺緹齊行饋食之獻

四獻 大宗伯勺沈齊亞獻

執事

太宰掌誓戒
大司寇泣誓
大司徒奉牛牲
小宰掌陳位
小司寇實鑽燧水
掌次張大小次
充人芻牢牲
土師沃盥

代之樂歌

金奏 黃鍾 頌之我將 音大呂 雲門之舞

四海來祭 四海來祭

四獻 大宗伯勺沈齊亞獻

三獻 大宗伯勺醴齊亞獻

二獻 大宗伯勺醴齊亞獻

一獻 祭五帝不祼初薦血王勺醴齊行朝踐禮

刀食后王勺朝踐禮齊以獻謂之朝踐

大宗伯又勺饋食之沈齊獻乃謂之再獻

諸侯為賓共為一獻禮曰七獻神謂是也

諸臣更加三爵謂之加獻不在正獻之數

朱子引陳氏說謂郊者古禮而明堂者周制也周公以義起之也我 聖祖初分祀天地其後乃合祀之共爲壇於南郊其上則屋之焉蓋泰壇明堂一也。

列聖相承皆以 太祖 太宗並享配 明堂大饗季秋行大饗禮于南郊大饗殿省牲齊戒儀同前祈穀前三日 上祭服詣 睿宗廟請 皇考配帝行一獻禮用祝前三日太常博士捧祝板于 文華殿上填御名訖捧安于香帛亭厨役舁至 神庫供奉三更初太常官請安 神位陳設如儀 祭品 皇天上帝 南向 騂牛一 蒼璧 皇考 西向配陳設同無

玉是日 上常服乘輿至內西天門外 神樂觀三 知觀叩頭起執香爐導至神路錦衣衛官跪奏落鞍上降輿導引官導 上至大次具祭服出導引官導上出左門入至陛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拜位內贊奏就位典儀唱迎帝神奏樂樂止奏四拜 傳贊官同 典儀唱奠玉帛奏樂奏陞壇內贊導 上至 上帝香案前跪奏搢圭奏上香訖上受玉帛奏獻玉帛訖奏出圭內贊導 上至配位香案前 儀同前 跪奏樂齊郎舁安訖奏陞壇內贊導 上至 上帝

前奏搢圭奏進俎奏出圭內贊導　上至配位前（儀同）
前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初獻禮奏樂奏陞壇內贊
導　上至　上帝前奏搢圭上受爵奏獻爵訖奏出
圭奏詣讀祝位樂暫止奏跪（傳贊衆官皆跪）贊讀祝訖樂復
作奏俯伏興平身（傳贊百官同）內贊導上至配位前同前
獻爵訖奏復位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終獻禮（其儀同初）
獻（惟不讀祝）樂止太常卿立于殿西東向唱賜福胙內贊
奏詣飲福位內贊導　上至祝飲位光祿寺卿捧福
酒胙跪進于左奏跪奏搢圭奏飲福酒訖奏受胙訖
奏出圭奏俯伏興平身奏復位奏四拜（傳贊百官同）典儀
唱徹饌奏樂樂止典儀唱送帝神樂奏四拜（傳贊百官同）
樂止典儀唱讀祝官捧祝進帛官捧帛掌祭官捧饌
各恭詣泰壇　上退拜位之東立典儀唱望燎奏樂
捧祝帛饌官出殿中門奏詣望燎位內贊對引官導
上至望燎位燔半奏禮畢導引官　上至大次易祭
服出樂止　上回至恭拜（國朝明堂大享典禮）

祝文

維恭奏享于　皇天上帝曰時當季秋咸成農事羣
生蒙利黎兆永安邦家是賴帝德敷天臣統臣工宜
爲酬享謹用玉帛牲醴祇謝生成大福備此禋燎奉

皇考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
獻皇帝侑歆尚享

樂章

迎神（中和）　於皇穆清兮弘覆惟仁既成萬寶兮惠此
蒸民祇受厥明兮欲報無因爰稽首兮式展明禋肅
肅廣庭兮遹遹紫旻笙鏞始奏兮祥風道雲臣拜稽
首兮中心孔勤爰瞻寶輦兮森羅萬神庶幾昭格兮
眷命其申徘徊顧歆兮鑒我恭寅

奠玉帛（肅和）　捧圭幣兮瑾堂穆將愉兮神聖皇乘予
心兮純一荷帝德兮洧將

進俎（凝和）　歲功阜兮庶類成黍稷馥兮膚鬯馨敬薦
之兮慙菲輕大禮不煩兮惟一誠

初獻（壽和）　金風動兮玉宇澄初獻觸兮交聖靈瞻玄
造兮懷鴻禎曷以酬之兮心怦怦

亞獻（豫和）　帝眷我兮居紛歆繁會兮五音再捧觴兮
莫嬋臣心惟帝歆懌兮生民是任

終獻（熙和）　綏萬方兮屢豐年耜耜予躬兮實荷旻天
酒三獻兮心益虔帝命叅與兮勿遽旋

徹饌（雍和）　祀禮既洽兮人神肅雝享親兮勉竭臣悃
惟洪恩兮罔極儼連蜷兮聖容

送神清和　九韶既成兮金玉鏗鏘百辟森立兮成羽
斯藏皇天在上兮昭考在傍父配天兮祗修厥常殷
薦既終兮神去無方玄雲上升兮鸞鶴翔翔靈光回
昭兮郁乎芬芳載慕載瞻兮願賜亨昌子孫黎民兮
維帝是將於惟明德兮永懷不忘

望燎時和　龍輿杳杳兮歸上方金風應律兮燎斯揚
達精誠兮合靈光帝庭納兮玉帛將顧下土兮眷不
忘願錫吾民兮長阜康

嘉靖九年　上欲於奉天殿行秋報禮夏言言秋報
仍行於大祀殿亦得以伸配帝之敬於　太宗而分
配祖宗兼舉所報之儀盡矣十七年　上欲崇祀皇
帝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享殿享上帝
尊謚　皇考爲睿宗知天守道弘德淵仁寬穆純敬
恭儉敬文獻皇帝前享焉是秋報未成乃大享於宮
右乾隅亥極　實殿升祔　皇考於　太廟仍藏主
於原寢國朝明堂大饗典禮

太歲者十二辰之神按說文歲之字從步從戌木星
一歲行一次十二次十二周天若步然也自子至巳
爲陽自午至亥爲陰所謂太歲十二神也陰陽家說
又有十二月將十二時所直之神若天罡太乙功曹

天衢之類雖不經見歷代因之唐宋不載祀典元每有大興作祭太歲月將日直時直於太史院若其風師雨師之祀見於周官秦漢隋唐亦皆有祭天寶中又增雷師於雨師之次因升風雨雷師爲中祀宋元因之　國朝既祀於　圜丘以　太歲風雨雷師從祀且增雲師於風師之次復以春秋驚蟄秋分後之三日專祀本歲　太歲及風師雲師雨師于　國南羣祀壇　天子降香遣官攝事其郡縣風雲雷雨師之祭一如前代之儀云（專祀太歲風雲雷雨師總敘）

在正陽門外之西與圜丘相對中爲　太歲殿東西兩廡南爲拜殿殿之東南砌燎爐殿之西爲神廚神厨宰牲亭亭南爲川井外四天門東門外爲齋宮殿駕庫外爲東天門又神祇壇今罷祀護壇地六百畝供粢盛及薦新品物、又種九十四畝有奇每年額稅四石七斗有奇本寺會曰禮部收貯神倉以備旱潦又壇官種一百九十畝壇戶二百六十六畝七分歲孟春歲除遣太常寺卿祭　太歲之神於太歲殿四季月將從祀春秋東廡夏冬西廡先十五日題　遣官行禮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三日同享祫奏　齋詣　大和殿觀禮樂犧牲所看牲先一日樂

舞生燒香陳設樂器厨役洗祭器至夜陳設籩豆
祭品　太歲禮神帛一白色磁爵三酒盞三十黙牛一
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籩豆各十簠簋各二四季月將
同惟帛一每季爵三至期導引官導遣官由拜殿右
門入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司其事贊引贊
就位典儀唱迎神奏樂樂止贊兩拜典儀唱奠帛行
初獻禮奏樂執事捧帛爵詣各　神位前奠訖樂暫
止贊引贊跪典儀唱讀祝訖樂復作贊俯伏興平身
樂止典儀唱行亞獻禮奏樂儀同初儀獻惟
儀唱行終獻禮奏樂儀同亞獻不獻帛讀祝　樂止典
樂止典儀唱賜福胙執事

進福酒胙于遣官右贊跪贊搢笏贊飲福酒贊受排
贊出笏贊俯伏興平身贊兩拜典儀唱讀祝官捧祝
掌祭官捧帛饌各詣燎位贊拜奏樂捧祝帛官下陛
贊禮畢孟春祝文　皇帝遣　致祭于　其甲太歲
之神　四季月將之神時維孟春聿新歲序特用遣
祭以牲帛庶品之儀　神其歆此祭誠敷佑康吉尚
享　歲暮則改云時維歲暮將届新春祭誠則改爲
報誠　太歲壇

樂章　樂八奏樂生七十二人舞八佾
文生六十四人武生六十四人

迎神保和　吉日良辰祀典式陳輔國佑民太歲尊神

四時月將功曹司神濯濯厥靈昭鑒我心以候以迎

來格來歆

奠帛（保和）　靈其蒞止有赫其威一念潛通幽冥弗違

有儀在篚物薄而微神今安留尚其享之

初獻（安和）　神今我留有薦必受享祀之初奠茲醴酒

晨光初昇祥徵應候何以侑觴樂陳初奏

亞獻（中和）　我祀維何奉茲犧牲爰酌醴齊二觴再昇

洋洋如在式燕以寧庶表微悃交于神明

終獻（肅和）　執事有嚴品物斯祭黍稷非馨式將其意

薦茲酒醴成我常祀神其顧歆永言樂只

徹饌（雍和）　春祈冬報率爲我民我民之生賴于爾神

惟神祐之康寧是臻祭祀云畢神其樂歆

送神（寧和）　三獻禮終九成樂作神人以和既燕且樂

雲車風馭靈光昭灼瞻望以思邈彼寥廓

望燎（寧和）　俎豆既徹禮樂已終神之云旋脩將焉從

以望以燎庶幾感通時和歲豐惟神之功

洪武二年建壇于山川壇之西南墀崇尺許南爲籍

田北爲神倉歲仲春遣應天府官祭　先農之神於

先農壇洪武元年御史尋迹請耕籍田享先農以勸

天下　上從之二年建壇以后稷配正月十七日告

祭于　先農之神、是日親祀先農畢、太常寺卿引
皇帝至耕藉位、南面立、三公以下及合從耕者、各就
耕位、戶部尚書北面進耒、畢、太常卿引　皇帝秉耒
三推訖、尚書跪受耒、太常卿奏請　皇帝復耕藉位、
南向坐、三公五推、尚書九卿九推訖、奏禮畢、應天府
并兩縣官率耆老終畝、已而奉　仁祖配、八年奉
欽依我想先農只是上古一個種田的人、今後祭先
農時、百官都致齋、那當致日子教應天府官率耆老
并種田的老人去祭、祭畢、我率百官到那田所、欽前
親耕、欽此、遣應天尹祭、不設配　上親耕如故、永樂
建壇如南京、耕籍親祭、仲春遣順天府尹禮樂如舊、
弘治元年二月十三日　孝宗耕籍、禮部尚書李敏
題、順天府添上中下等農夫各十人、穿本等衣鞋、各
執農器、引進叩頭、令其終畝、或賜食賜布、以慰之、奉
欽依、朕正要看農夫艱苦、着順天府分付終畝、庶人
只穿本等衣鞋、耕地人賜布一疋、嘉靖元年奉　欽
終畝、農夫照例引見、只穿本等衣鞋、每人賞布一疋、
二年耕藉用樂、舞仲春教坊奏樂九年、建圓廩方倉
備黍、盛祝文、嗣天子御名致祭于　先農神十六年
遣戶部尚書用樂舞四十一年仍遣順天府尹免樂

舞、皇帝即位行耕藉禮、親祀焉、先農壇

嘉靖九年壇于北郊、十年改築于內苑、以仲春上巳祀、二十七年罷、歲春擇日、皇后祭、公主內外命婦陪祀、前三日內、尚儀奏齊戒洗宮、令陳祭物、樂女生陳樂器、祭品　先蠶之神爵三盞三十黍稷稻籩豆各十帛一羊一豕一是日未明司禮監備儀仗及重翟車蠶宮令備鈎筐一副俱候西華門外將明　皇后出宮門、乘肩輿、侍衛警蹕如常、公主及內命婦應入壇者、各著其服以從、至西華門、升重翟車、兵衛儀伏導女官捧鈎筐行於車前、至具服殿　皇后至祭

拜位、司贊奏就位、公主內外命婦各以次就位、內贊唱瘞毛血、迎神奏樂、樂止、司贊奏四拜、公主內外命婦同、內贊唱奠帛行初獻禮、樂作、執事官捧帛爵于神位前、各奠跪訖、樂暫止、司贊奏跪　皇后跪、公主以下同、跪、內贊唱讀祝訖、樂復作、司贊奏興　皇后公主以下同、興、樂止、內贊唱亞獻禮、終獻禮、樂作、執事官捧爵于　神位前、跪奠訖、樂止、執事女官進立壇東西向、唱賜福胙、司贊跪奏　皇后右、奏飲福酒、奏受胙訖、奏興　皇后興、奏兩拜、公主以下同、內贊唱徹饌、樂作、

樂止、內贊唱送神、樂作、奏四拜、公主以下同、樂止、內贊唱讀祝官捧祝執事官捧帛饌各詣瘞位、樂止、皇后退拜位之東立、捧祝帛饌官過訖、司贊奏禮畢、皇后還具服殿、更常服、詣采桑臺、行采桑禮、先蠶

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衆、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乎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祀必及稷、所以爲天下求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有三社、爲羣姓而立者曰太社、其自爲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勝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之禮、惟立太社太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句龍、稷皆配以周弃、漢因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太社太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太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並建社稷于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稷爲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

仲月上戊致祀　國朝建壇于宮城之右春用二月上戊日秋用八月上戊日致祭　社稷總叙

國初　太社　太稷建於宮城之右異壇同壝洪武三年壇北建祭殿拜殿以備風雨十年改建闕右同壇同壝先是社主用石半埋土中稷不用主至是埋石主於壇之正中并稷更設神牌而丹漆之永樂中京師壇成制如之歲仲春秋上戊祭　太社稷于社稷壇東　太社西　太稷皆北向配北后土勾龍氏西向　后稷氏東向凡國有大事則祭告洪武元年以禮官張筭議罷勾龍后稷配以仁祖西向一壇合祀後撤　仁祖配　太祖永樂中京師壇成位設如故　仁宗又奉　成祖配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諭禮官奉　太祖　成祖配位藏大寢仍以　龍后稷配先是　高皇帝曰古人以社為五土之神稷為五穀之神土主發生五穀用之以生而乃一圍之中各壇而祭是土穀不合於生生之意也行禮之時先社固宜而又先奠社配乃行稷神之禮此果合人情乎於是合祀更正奠獻社稷壇

祭法諸侯為百姓立社曰國社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國社者今之縣羣社也置社者今所謂里社

也、不言稷者舉社則稷從之、陳氏禮書曰、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澤、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也、詩載芟春祈也良耜秋報也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令天下立靈星祀后稷、靈星左角曰天田農祥也、光武二年、令郡縣皆置社稷、今長侍祠牲用羊豕、隋文帝開皇初、郡縣社稷春秋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唐天寶四載定社稷爲大祀、宋自京師至州縣皆有社稷、而社主不以石、禮部言社稷不屋而壇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從之、於是社主以石、（社稷總論）

漢高帝初起禱豐枌榆社二年東擊項籍還入關因命縣爲公社、後四年天下定詔御史令豐謹理枌榆社、其後又令縣常以春三月及臘祠后稷、平帝時王莽奏建立社稷、自高祖除秦社稷、立漢社稷、時已有官社、以夏禹配、而未立官稷、至此始立之、稷種穀樹、徐州牧歲貢五色土一斗、（後漢）光武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皆方壇無屋、有墻有門而已、二月八月及臘一歲三祀、皆大牢、具使有司奉郡縣皆置社稷、太守令長侍祠、牲用羊豕、惟州所治有社無稷、以其使官也、（魏）自漢後但大社有稷官、社無

稷故常二社一稷也至明帝景初中立帝社明帝祭社但稱皇帝晉武帝大康九年詔曰社實一神其并社之祀〔東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京洛立二社一稷〔宋〕仍晉舊無所改作〔梁〕社稷在大廟西依晉元帝所創有大社帝大稷凡三壇至大同初又加官社官稷爲五壇陳依梁而帝社以三牲首餘以骨體薦粢盛爲六飯粳以敦稻以牢黃梁以簠白梁以簋黍以瑚粢以璉〔後魏〕天興二年置太社太稷帝社于宗廟之右爲方壇四陛以二月八月日用戊皆以大牢勾龍配社周弃配稷並有司侍祠〔北齊〕立大社帝社大稷三壇於國右每仲春仲秋元辰及臘皆以太牢祭焉皇帝親祭則司農卿省牲進熟司空亞獻司農獻終後周立社稷于左帝親祠則冢宰亞獻宗伯終獻〔隋〕文帝開皇初建社稷並列於含光門內之右仲春仲秋吉戊各以一大牢祭牲色用黑仲冬下亥又臘祭之州郡縣二仲月並以少牢祭百姓亦各爲社〔唐〕社稷亦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大社大稷社以勾龍配稷以后土配武太后天授三年九月爲社至長安四年三月制社依舊用八月神龍元年改先農壇爲帝社壇于大壇西立帝稷壇禮同大社

大稷其壇不備方色異於大社又其年五月詔于東都建置大社天寶三載二月詔社稷列爲中祀頗紊大猷自今以後升爲大祀宋制祀大社大稷爲大祀每歲春秋二仲月及臘日奉之其常祀州縣惟春秋二祭歷代社稷

圖書編

六曹類

禮曹

秦罷封建獄瀆皆領於祀官及漢復諸侯則侯國各自祀其封內山川而天子無所預焉武帝時諸侯或分或廢五嶽皆在天子之邦至宣帝時獄始有使者持節侍祠之禮矣由魏及隋獄鎮海瀆皆即其地立祠命有司致祭唐宋之制則有命本界刺史縣令之祠又有因郊祀而望祭之祠又有遣使之祠焉元遣

使祀嶽鎮海瀆、分東南西北中爲五道、其天下山川之祀、則虞書曰望于山川、偏于羣神、周頌曰懷柔百神、周官小宗伯兆山川丘陵墳衍各因其方、王制凡山川之小者、其祭秩視伯子男、劉向謂山川能生物出雲雨施潤澤品類以百數、故視伯子男也、其在諸侯封內者、諸侯又自祭之、如楚祭睢漳、晉祭惡池、齊祭配林、是已、及秦罷封建、則皆領於天子之祠官焉、由漢唐以及宋元、嶽鎮海瀆之外、皆有其餘山川之祀、若其城隍之事、莫詳事始、先儒謂既有社矣、不應復有城隍、故唐李陽氷縉雲城隍記謂祀典無之、惟吳越有之爾、然成都城隍祠、太和中李德裕所建、張說有祭荊州城隍文、杜牧有祭黃州城隍文、不獨吳越爲然、又蕪湖城隍祠、建於吳赤烏二年、高齊慕容儼梁武陵王祀城隍皆書於史、則又不獨唐而已、宋以來其祀偏天下、或錫廟額、或頒封爵、至或遷就附會、各指一人以爲神之姓名、如鎮江慶元寧國太平華亭蕪湖等郡邑、皆以爲紀信、隆興贛表江吉建昌臨江南康皆以爲灌嬰是也、國朝既於方丘以嶽鎮海瀆天下山川從祀、復於春秋清明霜降日遣官專祀嶽鎮海瀆天下山川於國城之南、而以京師及

天下城隍附祭焉、至於外郡山川、亦列祀典、若國有所祈禱、則又遣使降香專祀於其本界之廟、若夫山川之在王國、城隍之在郡縣者、則自以時致祭、（祀 嶽 鎮 海）

（瀆 天下山川 城隍總敘）

洪武三年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鍾山之神於殿內、祭四月將京畿山川都城隍之神於東廡、二十一年後各役于南郊附祭山川壇但舉秋祭永樂年京師祭亦如之嘉靖十年始特祭太歲月將而諸神別祭之十八年定月日如今禮（山川 壇）

（事例）洪武元年詔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東北郊、立夏後甲日、祭雨師雷師於西南郊、祭風師雨師給米三石、二年封京師及天下城隍神、○三年正岳鎮海瀆城隍諸神號、又奏准自今遣官祭山川壇諸神、春用驚蟄後三日、秋用秋分後三日、獻官及陪祀執事官皆前期齋戒三日七年令祭山川諸神於春秋仲月上旬擇日、後又以孟春、○郊祀時諸神既預祭壇內一定、以仲秋祭社稷後擇日祭、○十四年令祭山川諸神文職長官行事、武官不得預、軍民指揮使司自祭之、○二十一年令歲仲秋中旬擇日祭山川壇、○二十九年令陪祭未入流官用祭服、○嘉靖十一年

釐正祀典改山川壇爲天神地祇壇改敘雲雨風雷
祭期 歲仲春秋上旬擇日行事 今定上巳日祭神祇
國朝加祀雲以雨所繇興也山川歷代惟四望未有
壇城隍自三國以來因事而祭代有其文其立祠則
見於唐李德裕之在成都宋以來天下通祀 高祖
洪武元年令郡縣各立山川壇制與社稷同嘉靖九
年奉 制更神之庶曰風雲雷雨行乎天山川麗乎
地其氣則相感相成以育萬物成歲功而阜民用報
祀之典咸不可略也城隍民之衛也爲民舉祀故雖
有廟復列于壇蓋 國朝祀典視前代益周矣 秋報

黃帝祭山川爲名虞氏秩於山川徧於羣神周制四
坎壇祭四方以血祭五嶽以埋沉祭山林川澤一歲
凡四祭一者迎氣時二者郊天時三者大雩時四者
大禘時皆因以祭之秦并天下令祠官所常奉名山
大川鬼神可得而序於是自崤以東名山大川祠山
曰大室恒山泰山會稽湘山水曰淮濟春以脯酒爲
歲禱因汴凍秋涸凍冬塞其牲用牛犢各一牢且圭
幣各異自華以西名山七曰華山薄山岳山岐山吳
山鴻冢瀆山蜀之岷山也名川四曰河祠臨晉沔祠
漢中湫淵祠朝那江水祠蜀亦春秋汴涸禱塞如東

方山川、而牲亦牛犢圭幣各異而四大冢鴻岐吳岳皆有嘗禾、其何加有嘗醮、此皆在雍州之域、近天子都、故加車一乘、駟駒四、灞滻澧滻涇渭長水。皆不在大川數。以近咸陽。盡得比山川祠。而無車乘駟駒之加。漢孝文十二年、五穀不登、詔增修山川羣祀、武帝因巡狩禮其名山大川、用駒者。悉以木偶馬代。行過親祠者。乃用駒。後漢章帝元和二年、詔祀山川百神應禮者、魏文帝黃初三年、禮五岳四瀆、咸秩羣祀、瘞沉圭璋、宋孝武帝大明七年六月有司奏奠祭霍山殿中郎丘景先議宜使大常持節牲以大牢之具羞用酒脯時穀禮以赤璋繅幣器用陶匏藉用茆席梁令郡國有五岳者置宰祀三人、及有四瀆者、若海應祀者、皆以孟春仲冬祀之、後魏明元帝立五岳四瀆廟於桑乾水之陰、春秋遣有司祭其餘山川諸神三百二十四所、每歲十月遣祠官詣州鎮徧祀、有水旱災厲、則牧守各隨其界內而祈謁、王畿內諸山川有水旱則禱之、又武帝南征造恒山、祀以大牢、浮河濟、祀以少牢過岱、崇祀以大牢、遂臨江登瓜步而還。後周大將出征、遣大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隋制東鎮沂山、西鎮吳山、南鎮會稽山、北鎮醫無閭山、冀

州鎮霍山、並就山立祠祀四海東海於會稽縣界南海於南海鎮南、並近海立祠、及四瀆並取側近巫一人主其灑掃、並令多植松柏、唐武德貞觀之制、五嶽四鎮、四海四瀆、年別一祭、各以五郊迎氣日祭之、東嶽岱山祭於兗州、東鎮沂山祭於沂州、東海祭於萊州、東瀆大淮祭於唐州、南嶽衡山祭於衡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南海於唐州、南瀆大江於益州、中嶽嵩山於洛州、西岳華山於華州、西鎮吳山於隴州、西海及西瀆大河於同州、北岳恒山於定州、北鎮醫無閭山於營州、北海及北瀆大濟於洛州、其牲皆用大牢、

祀官以當界都督刺史充、先天二年、封華岳神爲金天王、開元十三年封泰山神爲天齊王、天寶五載封中岳神爲中天王、南岳神爲司天王、北岳神爲安天王、六載河瀆封爲靈源公、濟瀆封爲清源公、江瀆封爲廣源公、淮瀆封爲長源公、會稽山爲永興公、岳山爲成德公、霍山爲應聖公、醫無閭山爲廣寧公、八載閏六月、封太白山爲神應公、其九川鎮山除大諸岱外、並宜封公、十載正月、以東海爲廣澤王、分命卿監、詣嶽瀆及山、取三月十七日、一時備禮兼冊祭、其祭儀具

開元禮、

宋初緣舊制、祭東嶽泰山於兗州、西嶽華山於華州、北嶽恒山於定州、中嶽嵩山於河南府、乾德六年有司言祠官所奉止四嶽、令案祭典、請祭南嶽於衡州、東鎮沂山於沂州、南鎮會稽山於越州、西鎮吳山於隴州、中鎮霍山於晉州、東海於萊州、南海於廣州、西海濟瀆並於河中府、北海濟瀆並於孟州、淮瀆於唐州、其江瀆準顯德五年、敕祭於揚州、揚子江口、今請復祭于成都府、北鎮醫無閭山、在營州界、未行祭享、從之、此後望祭北鎮于定州北岳祠政和三年太常寺言大中祥符

中封五嶽爲帝、四海爲王、獨五鎮封爵尚仍舊、唐元豐八年、始封西鎮吳山爲成德王、而未及四鎮、詔並從封王、然封帝封王、各奉玉冊、置立廟殿、儼然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各立后殿於其後、歷代山川

每歲　聖旦元旦清明中元霜降冬至分遣勳戚大臣祭　長獻　景裕　茂泰　康永陵于天壽山清明霜降、則百陪拜、慇忌專遣祭、　章皇后　景皇后　孝懿皇后陵亦如之、此天壽山祀典也、　基運　翔聖　神烈　純德　諸陵祀典載南太常志及天人誌中、十五年以　憲宗母　孝肅周

皇后　孝宗母　孝穆紀皇后　獻皇帝母　孝惠邵皇后不得祔廟、宜祔陵殿。乃奉　孝肅於裕陵　孝穆　孝惠於茂陵合享之。罷　三后奉慈殿之祭。十七年南祔　獻皇后于顯陵、累朝春秋陵祀、皇帝間率　后妃親詣行禮、凡　親王來京及之國、則有謁辭之祭、按春雨秋霜之感、列聖並降、而世宗躬修陵祀尤數、故陟降興思曠儀具舉、覩于三后之祔陵殿。蓋深體　三宗之心而曲遂之也。陵祀

禮記月令曰凡祭五祀於廟、漢初祭族人炊於宮中而謂之竈、後漢立五祀戶竈門井中霤、有司掌之、禮頗簡於社稷、唐初唯祭中霤、開元祀祭七祀、各因時享祭之於廟庭、司命戶以春、竈以夏、門厲以秋、行以冬、中霤以季夏、時享之日、太廟令布神席於廟庭、西門之內道南東向北上設酒尊於東南罍洗又於東南一獻而止宋制七祀爲小祀用羊一豕一不行飲福、元豐四年、詳定禮文、所言近祭七祀、皆非禮制、請立春祭戶於廟室戶外之西祭司命於廟門之西立夏祭竈於廟門之東季夏土旺日、祭中霤於廟門之中、立秋祭門及厲於廟門外之西、立冬祭行於廟之西、皆用特牲、更不隨時享分有事司攝事以太廟令

攝禮官服必玄冕獻必薦熟親祠及臘享依舊禮編
祭從之設位於殿下橫街之北道東西向北上元制
附祭七祀神位於廟庭中街之東西向其分爲四時
之祭並與宋同唯中雷則附於七月之祭特祭則編
設之每位籩豆各二簋簋各一尊二俎一　國朝用
周制惟祭五祀於歲中臘享通祭於廟門外其籩豆
各四簋簋各一尊二共羊一豕一　國朝五祀
國朝於京都則祭泰厲於王國則祭國厲於各府州
縣則祭郡邑厲於里社則祭鄉厲而於天下之淫祀
一切屏除使之無所歸依者不失祭享其爲民除害

之意可謂至矣　祭厲

凡各處守禦官俱於公廨後築壇立旗纛廟設軍牙
大纛神位春祭用驚蟄日秋祭霜降日祭物用羊一
豕一帛一白色祝一香燭酒菓先期各官齋戒一日至
日守禦長官武服行三獻禮若出師則取旗纛以祭
班師則仍置于廟儀注與社稷同　仍望燎瘞毛血與風雲雷雨等神同

祭纛

雩者何也月令仲夏之月命有司祀祈山川百源大
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
以祈穀實若國大旱則師巫帥巫而舞雩漢承秦雩

壇禮廢，後漢自立春而至於立秋，郡國上雨澤若少，則公卿官長以次行雩禮以求雨，東晉穆帝至雩壇梁天監中停柴燎而用坎也，唐武德初孟夏雩祀昊天上帝于圜丘正觀，雩祀于南郊，開元旱則大雩，此雩祭之禮也，夫六宗者何也，通典曰周制祀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又云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漢興於甘泉汾陰立壇禋六宗孔光劉歆等以乾坤六子爲六宗，後漢安帝立六宗祀時歐陽說謂六宗者在天地四方之中爲上下四方之宗，鄭元以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爲六宗，王宮祭日夜明祭月幽宗祭星，雩宗祭水旱，是爲六宗，賈逵以爲天宗三日月星也，地宗山河海岱也，魏明帝立六宗，祀祀六子之神，晉罷其祀，劉卻以爲大極冲和之氣爲六氣之宗，後魏立六宗祀孝文帝祀天皇大帝及五帝之神，通典謂張逸以六代帝王，張髦以宗廟三昭三穆三等，並不堪録，晉司馬彪曰，周禮無六宗之兆，祭法無六宗之文，不宜特立祀也，蜡臘者何也，郊特牲云，天子大蜡八，先嗇也，司嗇也，農也，郵表畷也，猫虎也，坊也，水庸也，昆蟲也，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蜡之祭也，主先

嗇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報嗇也、饗農及郵表畷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迎貓、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祭方與水庸事也、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以謹民財也、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既蜡而收民息已、故既蜡君子不興功、鄭氏曰、息民與蜡異、則黃衣黃冠而祭爲蜡、必矣正義曰先蜡後息民息民爲蜡與息異也、夏曰嘉平、商曰清祀、周曰大蜡、蔡邕月令章句曰、總謂之臘、簎章國祭蜡則歌豳頌擊土鼓以息老物、羅氏蜡則作羅襦、秦漢曰臘季冬之月、星回歲終、陰陽以交、勞農大享臘、唐正觀、季冬寅日蜡祭百神於南郊、宋朝建隆初、有司言以火德王、請以戌日爲臘、元豐六年、蜡祭曰郊、各爲一壇以祀其方之神而息民、祭在蜡祭之後、此蜡蠟之禮也、其他在秦則有陳寶祠、有伏祠、有八神祠、漢則有蚩光祠、靈星祠、高媒祠、太室祠、嵩呼、宋朝承唐制、又祀九宮貴神於東郊、用太祠禮、東南曰招搖、正東曰權星、東北曰太陰、正南曰天一、中央曰天符、正北曰太一、西南曰攝提、正西曰咸池、西北曰青龍、景祐二年、章得象詳定江淵之說、隨每年貴神飛棊之方、旋定祭位、從

之、然所謂太乙者、又有十神太乙之名、如曰五福天乙之號、君基神基民基之類也、終漢之末、一歲凡三萬七千祠、胡廣謂班固郊祀志、宜去鬼神仙道之語、置韋賢宗廟迭毀議于其中、則其祀事庶得以類相從矣。諸祀總論

三祀有昔常舉行而今罷者曰太祖曰大享曰祈穀曰雩曰帝社稷曰神祇曰先聖先師曰先蠶曰金海太祖、蓋行於嘉靖十五年于時羣臣皆請祔　德祖、上不從或曰祔顯頊、上亦不從、曰可稱　皇初祖、帝神勿主、名五歲一祔於太廟、而奉　太祖配焉、先

一日令中書官書　皇初祖帝神牌位于太廟至日設太廟殿中、祭畢、燎牌位、尋罷　大享、蓋始于嘉靖十七年、世宗皇帝欲宗祀　皇考以配　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　大享殿、是秋殿未成、乃於官右乾隅玄極寶殿、祈穀亦于　玄極寶殿、其始也行　大享殿、則孟春上辛日也、後改於　玄極寶殿、以驚蟄日也、○大雩、先是　世宗皇帝欲於奉天殿中行秋報禮、丹陛上行　大雩禮、後用禮官言建　崇雩壇于圜丘之東、如雨澤愆期、則禱焉、帝社稷歲以仲春秋次戊日祈報于　帝社帝稷、嘉靖

十年、命墾西苑空地藝五穀、建恒裕倉儲以供粢盛、遂建　帝社帝稷壇于豳風亭西以祀焉、○神祇、嘉靖十一年、定雲師雨師風伯雷師爲天神、嶽鎮海瀆基運翔聖神烈天壽純德五山京畿并天下名山大川爲地祇、建二壇於先農之壇、歲祭以仲秋中旬、其在　國初、建山川壇、祭太歲風雲雷雨嶽鎮海瀆及神烈鍾山、配以京畿山川四季月將及都城隍、永樂京師建壇成位加進祀天壽于鍾山之下、嘉靖則別祀太歲月將城隍、特建二壇以祀神祇、以上俱隆慶元年罷、先聖先師、嘉祀于文華殿、皇師伏羲

氏、神農氏、軒轅氏、帝師、陶唐氏、有虞氏、王師、夏禹王、商湯王、周文王武王俱南向、先聖、周公、先師、孔子東西向、以歲仲春秋開講先一日祀、起於嘉靖初年、尋罷、　先蠶、嘉靖九年、建壇於北郊、　皇后祀先蠶、十年改築壇於內苑、以仲春上巳日祀、二十七年罷、金海、則司海水府司舟三神、　續本寺卿行禮、嘉靖十四年建金海祠於湧泉亭以祀、隆慶元年罷、三祀因革、在欽山之陽、帝王冕服坐像伏羲神農無之中室、太昊伏羲氏　炎帝神農氏　黃帝軒轅氏東一室、帝金天氏　帝高陽氏　帝高辛氏　帝陶唐氏

帝有虞氏西一室　夏禹王　商湯王　周武王東一室　漢高祖皇帝　漢光武皇帝又西一室　唐太宗皇帝　宋太祖皇帝從祀東廡風后皐陶龍伯益傅說召公奭召穆公虎張良曹參一壇西廡力牧夔伯夷伊尹周公旦太公望方叔蕭何陳平一壇又東周勃馮異房玄齡李靖李晟潘美岳飛一壇又西鄧禹諸葛亮杜如晦郭子儀曹彬韓世忠張浚一壇

嘉靖九年奉　欽依古先帝王春祭南京不必增待廟成春秋都在京行禮舊儀注祝文與今異撤元世祖在停祭之後　遣守備官行禮百官陪祀歷代帝王廟祀典

洪武元年祀三王用大牢勾龍祝融風后力牧配四年令三皇不必設　祭於陵是年命官參考歷代聖帝賢王但在中原安養人民者三十四君合祀之擇名臣從祀洪武四年奉欽依歷代帝王都是前王如今初祭我必親祀一遍　六言禮官言古帝王有父子祖孫一廟合祭非禮令別直歷代帝王廟同堂異室歲春秋祀三皇五帝禹湯文武漢高祖光武唐高祖太宗宋太祖元世祖其守成賢君令所在有司歲春秋祭於陵六年上曰五帝三皇及漢唐宋創業之君俱宜於京師立廟致祭其餘守成賢君令有司祭於陵廟皆每歲春秋祭之　七年望帝王衮冕坐像　上曰伏羲神農未有衣裳之制勿加冕

服已而郊祀祔祭諸帝王省奉祀增帝王壇於大祀殿環壝之外孟春從祀歲仲秋遣官祭於廟二十年以武成王從祀帝王廟去王號罷故廟祀二十一年禮官擇上歷代名臣始終全節者三十五人從祀　帝王廟　上曰趙普負太祖。不忠。不可祀。元木華黎安童祀伯顏阿木可勿祀而去祖可祀木華黎罷安童祀伯顏阿木可勿祀又曰漢陳平馮異宋潘美皆宜祀。未幾上曰文王雖基周命終守臣節唐高祖有天下本太宗力也可勿祀。祀於陵增祀隋文帝是年廟火改建於欽天山之陽去隋文帝。子午卯酉年傳制祭陵停廟祭於嘉靖九年罷歷代帝王南郊壇從祀禮官請加南京廟春祭　上不從令建廟京師歲仲春秋祭南京祭罷十年春廟未成　世祖祀之文華殿廟初成　上至廟祭是年修撰姚淶請罷元世祖祀禮官議不可　上從禮官議二十四年給事中陳棐又言之乃罷祀元世祖。并罷從祀木華黎等五人。

國初　上如江淮府、先謁文廟、率學、至南昌亦如之洪武元年令仲春秋上下傳制、遣官祭　先師於國學、丞相初獻翰林學士國子祭酒亞終獻、四年國子司業濂上孔子廟堂議曰、世之倫莫此爲甚、吾不知

其何說也古者士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時祭皆釋奠今專用春秋非矣釋奠有樂無尸無樂是二釋之重輕以樂之有無也今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樂乃先師所謂亂世之音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而儀注皆不可考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獻後各飲福卽尸酢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唯初獻得行之可乎哉他如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禁乎雅俗升降疎乎左右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若乃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次而列焉皐陶伊尹太公周公暨稷契弃夷益傳說箕子皆天子公卿之師式宜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矣昔周立四代之學學有先聖虞庠爲舜夏學以禹殷學以湯東校以文王復可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上不喜謫濂安遠知縣是年令進士釋褐行釋菜禮更定釋奠祭器禮物擇監生及文職大臣子弟在學校者充樂舞生五年罷孟子

配享、踰年　上曰、我聞孟子辨異端、闢邪說、發明孔子之道、宜配享如故、六年翰林國史院學士承旨詹同侍講學士樂韶鳳上釋奠樂章舞六佾禮部尚書牛諒上禮儀制曰可遣御史大夫陳寧釋奠胡丞相言誠意伯不陪祭、顧受胙、上曰基學聖人之道不陪祀使弗學者何以勸既不與祭而享胙禮乎奪俸一月、寧坐不舉奪半月、七年仲春上丁日食改仲丁仍以正月三十日降香用禮記曾子問當祭日食牲至未殺則止也五年則作文廟成遣官以大牢祭上遂視學釋菜、始詔司府州縣衛學通祀孔子頒釋奠儀、正嶽鎮海瀆城隍及忠臣烈士封號、大成至聖文宣王及配享從祀諸賢儒如故、十七年議大成樂、二十六年頒大成樂器於天下府學、令州縣學式於府學、二十九年從行人司副楊砥議、罷楊雄、從祀、進祀董仲舒、　文皇帝即位之八月、遣官釋奠先師、永樂八年、正文廟聖賢繪塑衣冠、正統元年、刊定從祀名爵位次、二年進宋儒胡安國蔡沉眞德秀從祀、三年、禁祀孔子於釋老官、令祭物非所產者、以所產代、八年、從輔臣士奇議、追封元吳澄爲臨州郡公從祀、景泰六年、加太學兩廡祭物、成化二年、追封仲舒爲

席州伯、安國建寧伯、沂崇安伯、德秀浦城伯、十二年
祭酒周洪謨請改大成至聖爲神聖廣運、加服衮冕、
十二籩豆舞八佾、又著古者鳴柷琴瑟堂上之樂、笙
鏞祝敔堂下之樂、而于羽舞於兩階、今于羽居上而
樂器居下宜如正禮下禮官議尚書鄒幹言正統十
二年御史請加封孔子、英宗不允、今考聖神廣運、
乃伯益贊堯之詞、不若大成至聖於孟子中庸猶可
擬議、洪武中建南京大學廟用神聖當時祭酒訥碑
文曰、像不土繪、夷習乃革、今廟堂像徒仍元舊、不忍
撤毀、故有冕旒、原非國典、遵豆舞佾之數、　祖宗品

式具在、不敢撤議、惟佾數居下、宜令太師考正、上
從之、洪謨又請　上曰、專崇孔子朝廷盛典、遵豆佾
舞、從洪謨言、弘治元年、
薄奠用太牢加幣、是年諫官請罷兇融弼雄從祀、進
祀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薛瑄下禮官集議言雄已
出於洪武時、瑄無著述、況等皆有羽翼聖經之功、遂、
已當是時以詹事兼侍講學士敏政言、融弼戴聖劉
向達何休王肅預八人宜罷從祀、鄭衆盧植鄭玄服
虔范甯五人宜祀於其鄉、況雄實相伯仲、言者併欲
黜向宜也、申振申黨本一人、祀宜存振、家語七十弟

子不及公寮秦冉顏何遽爰林放宜祀瑗於衛祀放於魯祭及冉何宜罷祀禮記傳於后蒼王通胡瑗皆宜從祀顏淵子思配於廟殿而父坐庭廡非禮宜別立祠廟中祀啟聖王以祀國公無緦菜無侯黜泗水侯鯉邾國公孟孫氏配享永年伯珣獻靖公松從祀下禮官議不可遂已郴陽何孟春言七年子有公孫尼子者作樂記緇衣宜從祀敏政不及尼子何也或曰尼子即龍也四年祭酒鐸疏言宋儒楊時息邪放淫承孟氏之傳衍晦翁之派雖晚年一出不克盡行其志而力闢新經足衛吾道若吳澄年長於淳祐舉

貢於咸淳受宋之恩已如此其久爲國子司業爲翰林學士歷元之官乃如彼其榮迹其所爲曾不及洛邑之頑民何敢望首陽之高士況二人皆太學之師乞升時上祔宋諸賢之位并澄下從莽大夫之列不報八年太學士溥又言時入廟首請罷安石配享廢其新經有衛道之功或疑其出處之際而少其著述殆未之考也上從之追封瑯將樂伯從祀十四年鐸以侍郎領祭酒事又言人倫莫大於君臣父子顏曾思三子配享堂上而其父列數廡下非禮宜於闕里則祀叔梁紇而以路哲子魚配吳澄宋氏遺臣不

恥事胡名節掃地宜罷從祀禮官議不合遂已嘉靖九年　世宗皇帝從輔臣璁議作正孔子祀典說改大成文宣王爲至聖先師孔子。四配爲述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子。亞聖孟子。從祀及門弟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去塑像。設木主。罷公侯伯諸封爵。申黨申棖二人存棖去黨泰冉何況聖向達融休肅弼顓澄十三人罷祀。放瑗玄衆檀虔寧七人祀於其鄉。進后蒼王通胡瑗歐陽脩從祀又以行人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改稱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璁又引敏政說請別立祠祀齊公叔梁紇稱啟聖公孔氏以無繇黜鯉孟孫氏配稱先賢珣松蔡元定從祀。稱先儒撤無繇黜從祀。從之。　皇上以改稱先師。故皮弁服謁廟。用特奠帛行釋奠禮。迎送神。各再拜三樂三奏。文武六佾。配從祀賢儒。又啟聖祠分奠用酒脯。遂幸大學。南京遣告祭告。

皇帝幸學行釋奠禮　先十五日禮部題請　欽定分奠官九員。本寺委協律郎率樂舞生演禮樂先二日同光祿寺奏看牲次日具本復　命午後樂舞生陳設樂器是夜陳設　先師祭品禮神帛一白色爵三大牢一腩醢各一果三四配十哲兩廡及啟聖公

配廡同惟無帛大牢　至日　上至廟門外降輦禮
部鴻臚導入廟門御握禮部奏請具服　上具皮弁
服禮部請行禮太常寺官導　上出導引官導　上
由中道進廟門級上典儀唱樂舞生就位執事官各
司其事內贊對引導　上入廟內奏就位　百官各就位分獻官各列於百官前北向立　典儀唱行釋奠作樂樂止奏兩拜　傳贊同　典儀唱行釋奠作樂奏搢圭寺卿捧帛跪進於右　上
受帛獻畢授御奠于　神位前少卿捧爵跪進於右
上受爵獻畢授少卿奠于　神位前內贊奏出圭分
奠官以次獻官爵于各神位前退樂止典儀唱送神

作再拜　傳贊同　寺卿請　先師前啟帛奉出中門奏禮
畢內贊導　上由中道出導引官導至御幄更翼善
冠黃袍禮部入奏請幸彝倫堂　上陞輿禮部鴻臚
導大學樂止　樂章　迎神　初獻　送神俱同正
祭　弘治先年奉　欽依尊　先師當以禮只孔子
前加幣用太牢改分獻爲分奠其餘儀物俱照永樂
年例行　初即位幸學行釋奠禮又遣官祭告于闕
里　啓聖祠

漢高帝過魯以太牢祀孔子平帝追謚孔子曰褒成
宣尼公　是時政正王莽假崇儒之名以收譽安帝祀孔子及七十二弟

于闕里（此祀孔子弟子之始）魏正始中令太常釋奠祀孔子于辟雍（此太子釋奠之始）以顏淵配　晉武帝皇太子親釋奠于太學　南宋文帝採晉故事裴松之議應舞八佾宜設軒懸之樂　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敕有司行薦享禮（有司薦享及有尼宣廟始于此）　唐太宗時房玄齡等議武德中詔釋奠于太學以周公爲先聖孔子配享、臣爲周公孔子俱稱聖人、庠序置奠、本緣孔子、宋梁陳及隋皆以孔子爲先聖、顏淵爲先師、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顏配從之、又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師先聖、皇太子爲初獻、國子祭酒爲亞獻、司業爲終獻、府州刺史爲初獻、上佐爲亞獻、博士爲終獻、縣學令爲初獻、丞爲亞獻、無博士以主簿爲終獻、又詔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子慎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代用其書垂于國胄、並合配享尼父廟、　高宗追贈孔子爲太師、顏回太子少師、曾參太子少保、並配享孔子廟、　玄宗時李元瓘言孔子廟顏子配其像立侍準禮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合從坐侍、又四科閔子騫等雖列像廟堂不參享祀、謹按何休等二十

二賢猶霑從祀、豈有升堂入室、弟子獨不霑祀享之
餘望、請列享在二十二賢之上、曾參孝道可崇、準二
十二賢從享顏子等、十哲宜爲坐像、悉令從祀、曾參
特爲坐像、坐十哲之次、　拔塑像之設中國無人至、
佛教入中國、始有也、觀李元瓘言、顏子立侍、則像在
唐、前已有矣、姚遂有言、北史敢有造泥人銅人者問
誅、則泥人固非中國爲主、以祀聖人法也、我　聖祖
灼見千古之非、自天子以下、像不土繪、祀以神主、數
百年夷教、乃革夫國學廟貌、天子視學實于是乎
致禮聖人百世之師坐而不起猶之可也若夫從祀

諸儒皆前代之縉紳、或當代之臣子、君拜于下而臣
坐于上、可乎、竊恐聖賢在天之靈、亦有所不安也、或
者謂已博士爲之一旦毀之似手不恭竊觀　聖祖
詔毀郡邑城隍塑像用其土泥壁以繪雲山載在令
用可考也、矧此塑者、豈真聖賢之遺貌哉今文廟之
在南京者已行聖祖之制令　京師國學乃因元人
之舊正統中重脩廟學惜無以此　上聞者、又追謚
孔子爲文宣王、顏子爲兗國公、閔損等九人爲侯、曾
參等爲伯、　宋真宗追謚孔子爲玄聖文宣王、費侯
閔損以下皆爲公、郕伯曾參以下爲侯、魯史左丘明

以下爲伯、尋以犯　聖祖諱、改玄聖爲至聖、先聖
廟用戟二十四、文宣王執鎮圭、並用王者之制、理
宗加周惇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並從祀孔
子廟庭。又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　度宗以
顏回曾參孔伋孟軻並配孔子、升顏孫師于十哲、以
邵雍司馬光從祀。　元成宗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仁宗以許衡從祀孔子○文宗加封顏回爲兗國復
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
亞聖公、又加孔子父母封爵、始以董仲舒從祀孔子。
正統中以宋胡安國蔡沆眞德秀元吳徵從祀、近年
復進本朝薛瑄從祀、然宋儒如謝良佐羅仲素李侗、
本朝如吳與弼胡居仁陳憲章王守仁舉入從祀、不
無望於今日崇儒重道之朝云、范寧祀於其鄉宜也、
鄭玄雖未聞道、而行誼之端、訓釋之懌、恐不在高堂
生后蒼之下、至宋儒如宋呂大臨譙定胡宏張九成
陸九齡李燔楊簡陳傅良葉適我朝羅倫蔡清羅欽
順崔景張元貞賀欽陳貞晟張倫弼議特祀於其鄉
也、得非其所宜乎、釋奠先師考
禮書曰四代之學、虞則上庠下庠、夏則東序西序、商
則右學左學、周則東膠虞庠、而周則又有辟雍成均、

瞽宗之名、則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之制也周之辟雍則成均也東膠卽東序也瞽宗卽右學也蓋以其明之以法和之以道則曰辟雍以其成其虧均其過不及則曰成均以習射事則曰序以糾德行則曰膠以樂祖在焉則曰瞽宗以居右焉則曰右學、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庠則右瞽宗此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師先聖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卽祀先賢于西學所以教諸瞽宗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卽養國老于東膠也養國老于東膠卽祀三老五更于太學也然則商之右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東膠、亦謂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下右而上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耳、則右學東序、蓋以成均並見、建于一丘之上而已由是觀之成均頒學政右學祀學祖東序養老更右學東序不特存

其制而已、又因其所上之方而位之也、夫諸侯之學小學在內、太學在外、故王制言小學則公宮南之左、太學在郊、以其選士由內以升於外、然後達于京、故也。天子之學、小學居內、故文王世子言凡語于郊、然後于成均、取爵於上尊、以其選士由外以升于內、然後達於朝、故也。（太學總敘）

按易傳太初篇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暮入西學在中央曰太學、天子之所自學也、賈誼曰、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也、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人、則親疎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賢（一作聖）者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大傳、大傳罰其不則而匡（一作違）其不及、則德智長而理（一作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蓋有虞氏上庠下序、夏后氏東序西序、商人右學左學、周兼三代、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庶人家無塾、則中里共一校室、有塾之意、春秋傳聖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是也、而國學則人兼之、左近北東序、即東學也、左近南以其無房室、亦名東序、祀

先考於此，即南學也，右近北爲士庠，即北學也，右近南爲瞽宗，即西學也，所謂凡有道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祀於瞽宗是也，中爲大學，爲祀學乞言之所，文王世子及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總名曰成均，以成天子至庶人也，亦曰大學，又曰辟雍，按天子設四學，仟中學而五學，一處並建，周人則辟雍居中，南爲成均，上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學禮有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干戈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爲天子大學，則四學之人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

觀之，故謂之辟雍，總言亦大學也。

董仲舒曰：王者正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于國，設庠序以化于邑，故養士莫大乎大學，大學賢士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對，亡應詔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

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人不省親乎，明日辭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宋仁宗時范仲淹等建議請興學校本行實乃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于蘇湖是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時務有經義齋擇通經有器局者居之有治事齋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于世用由講習有素也至是詔州縣皆立學于是建大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取瑗法以爲大學法著爲令

國初立學擢許存仁爲博士以專學事四年始設祭酒即拜存仁爲之存仁元儒許謙之孫謙承考亭正學而存仁承之上命以爲教一宗朱氏之學學者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洛關閩之學不講

嘉學校議曰學校必選實有道德之人使爲學官以求實學之士裁減解額舍選濫繆之恩以塞利誘之途蓋古之大學主于教人而因以取士故士來者爲義而不爲利

祖宗時重國子儒宗之選祭酒司業必簡翰林宿學有碩望者以充諸體貶遷陟於他司絕等前代未有也即博士學正學錄學博行脩者亦往往補館職列坊局官已乃實內臺當是時國學惟官民生之員品

官自一品至七品皆蔭敘與外夷子弟入學者曰官生郡縣中論秀升之若歲貢鄉舉曰民生軍衛子弟得選入受學曰軍生非強學登科必積分至十餘載升上館乃後使歷仕事而任官其後官生惟京堂官三品而上乃得蔭已別設武學武舉而進士科目益重得一第輒以資自後舉人下第者引他故自弛不以時入監通歲至監者曾不能數十人歲貢生類哀頓願就教爲祿仕計通天下郡縣學歲貢入監者十不能三四其後納粟納馬入監之例起而國學愈淆初例開時猶提學官試文理通而後

聽後彌弊濫郡縣學停降增附若斥退者得納銀齒於學於是商賈之子總角之童以及遊蕩愚不肖咸混迹其中士恥與爲伍京闈重地曾不若郡庠邑序爲猶有推擇也太學特爲出身之塗而司教者不能遲之歲月冀優游於學舉人官生催六月以上歲貢生催八月以上援例生亦不過一歲即序撥而雜歷者減倍矣國朝學校始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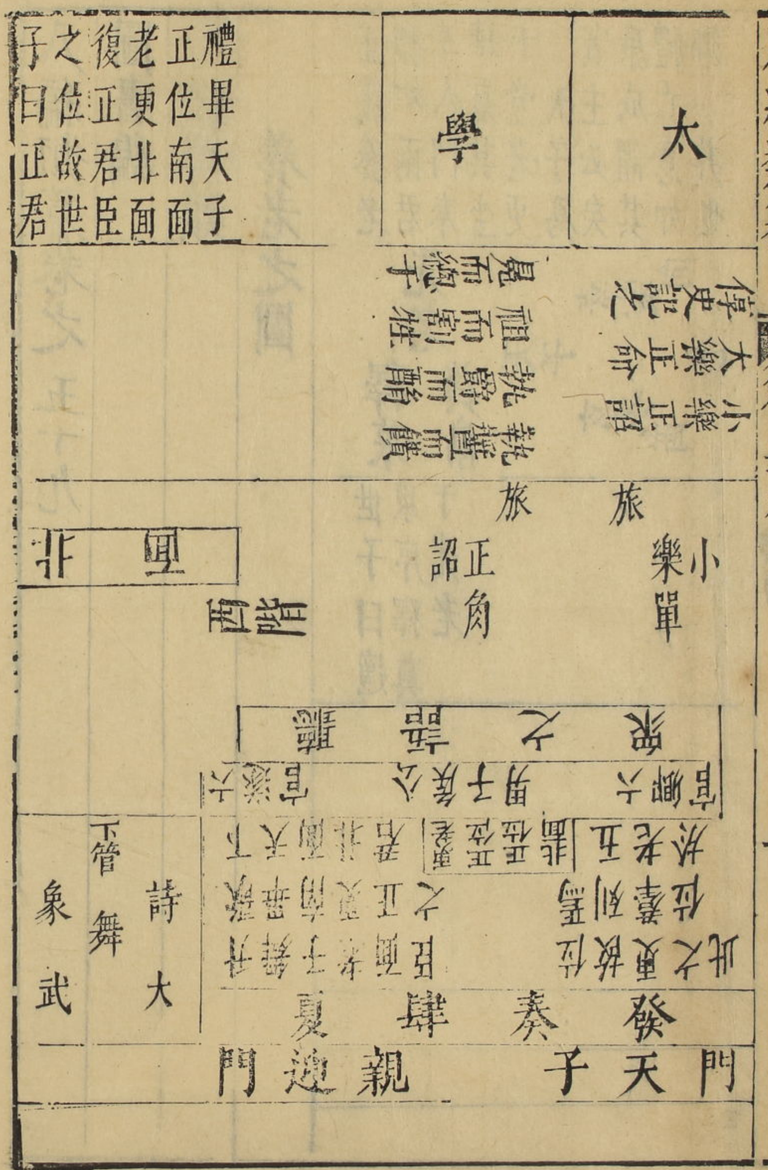
正義養老禮如兩君享人門奉肆夏其坐于堂老更天子爲賓主必矣康成謂其禮亡意如非也

先老釋菜眞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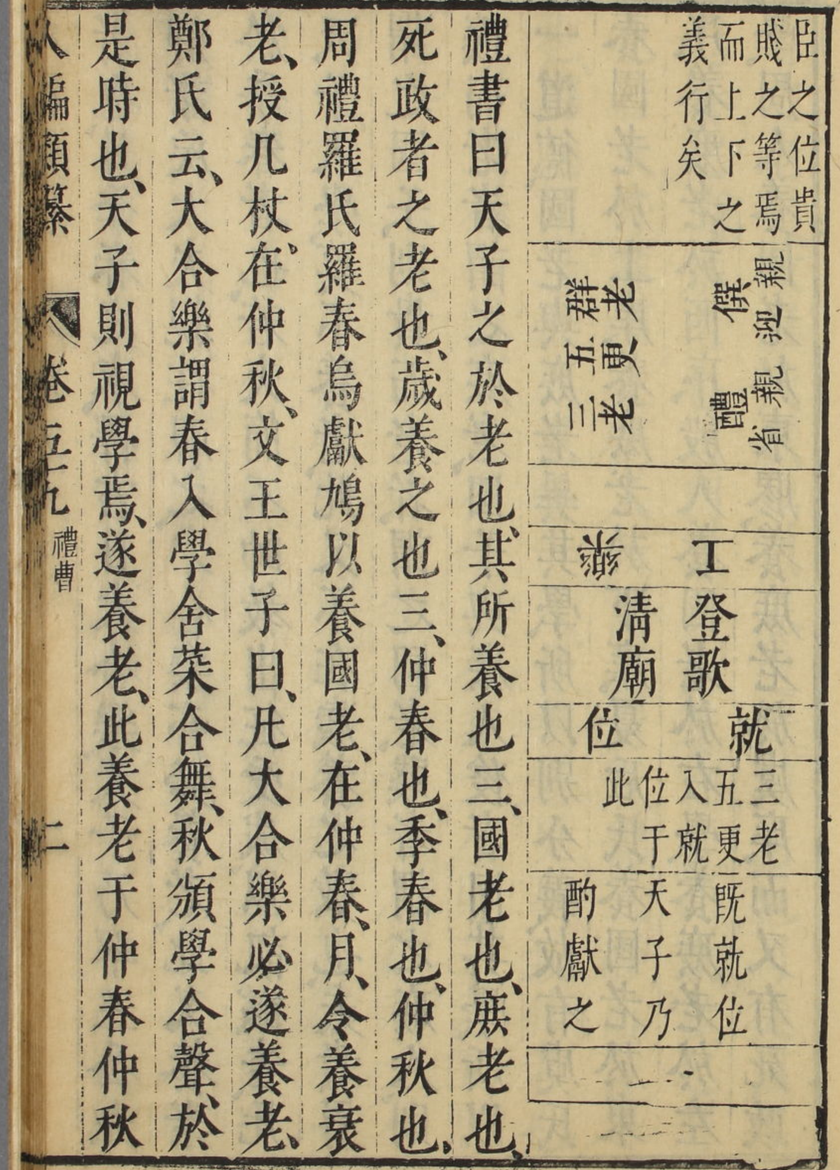
天子亥西

素案向乞

世子曰適東序釋奠于先老



臣之位貴賤之等焉而上下之義行矣



禮書曰天子之於老也其所養也三國老也庶老也死政者之老也歲養之也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周禮羅氏羅春鳥獻鳩以養國老在仲春月令養衰老授几杖在仲秋文王世子曰凡大合樂必遂養老鄭氏云大合樂謂春入學舍菜合舞秋頒學合聲於是時也天子則視學焉遂養老此養老于仲春仲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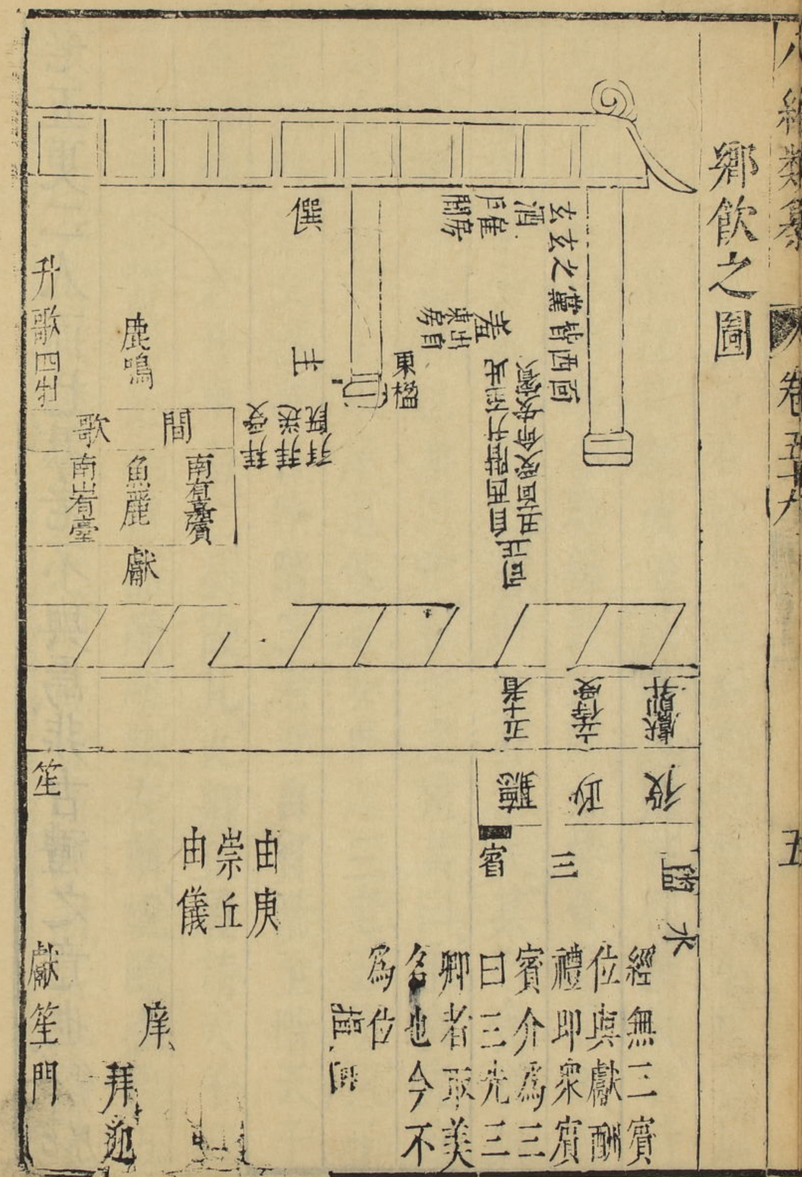
者也、月季春之末、擇吉日大合樂、天子乃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親往視之、大合樂亦必養老、此又養老於季春者也、若夫簡不帥教出征受成、以訊馘告、凡天子入學、莫不養老、此又不在歲養之數也、夫貴胃謂之國子、則貴而老者、謂之國老、賤者謂之庶人、則賤而老者謂之庶老、國子與庶人俊者同其學、所以一道德、國老與庶老異其學、所以別分義、故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而又有死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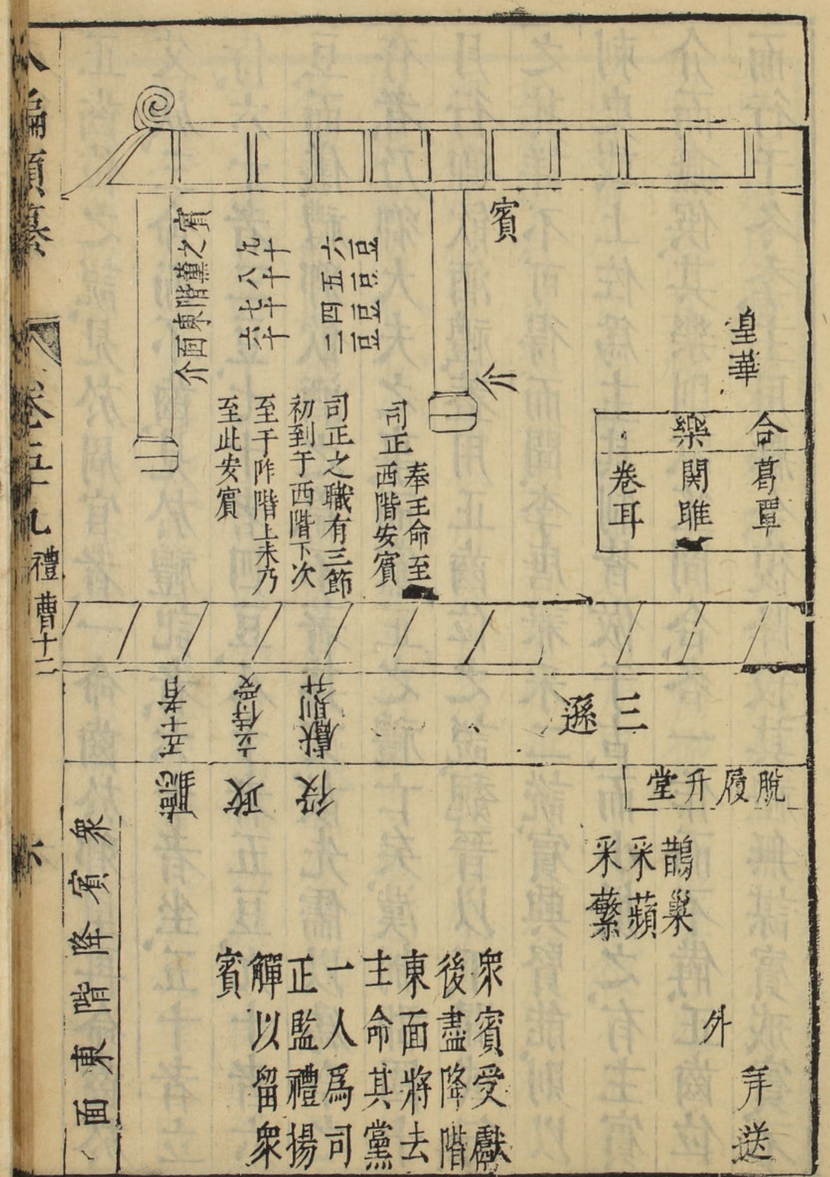
者之老焉、故羅氏獻鳩以養之者、國老也、司徒以保息養之者、庶老也、司門以其財養之者、死政者之老也、若夫外饗酒正稿人所謂三老五更各一人、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鄭氏謂三老五更、三公非一人、則三老五更禮曰三公在朝、三老在學、非各一人矣、漢志以德行年高老者一人爲老、一人爲更、故永正中拜伏恭爲更、建初中拜伏恭爲老、而鄭氏以此爲三代之制、誤矣、先王父事三老兄事五更則三老五更、乃羣老之尤者、而致仕之老在其間、皇氏離而二之、亦誤之矣、月令無冬夏養老之文、周

禮禮記特言春養秋食而已、熊氏謂養老歲有七、亦誤矣、又禮記言天子視學、遂適東序養老、則視學養老、皆同日也、鄭氏謂用其明日、亦誤矣、養老之禮外饗掌割烹酒正共酒稿人共食羅氏共鳩方其養也、必先釋奠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其遂發咏焉、登歌清廟、下管象武、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總于則乞言憲行之義著而孝悌之化行矣、有司告以樂闋正乃命公侯伯子男及羣史曰及養老幼于東序而終之以仁、此所謂一舉事而衆皆知其德之備也、禮言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而服深衣、夏后氏以饗禮而服燕衣、殷人以食禮而服縞衣、周人修而兼用之、而服玄服、蓋虞氏以燕、則恩勝禮、夏后氏以享、則以禮勝恩、殷人以食、則趣恩禮之中、而周則文備、故脩而兼用之、周官外饗言享者老、此周人以饗禮養老也、行鄉言飲射而繼之以祁黃耇、此周人以燕禮養老也、祭記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此周人以食禮養老也、然玄衣燕衣也、燕衣非冕服、及總干而舞、必冕服以舞者、樂之成故特服冕以明至誠有加而無殺色、冕而總干施一食禮、而記稱食嘗無樂者、考之於詩商

頌言顧予嘗烝、而有鞉鼓淵淵嗙嗙管聲、小雅言以往烝嘗、而有鐘鼓既戒鐘鼓送力、則嘗有樂矣、樂詩饗食諸侯序其事令奏鐘鼓、鐘師凡饗食奏燕樂、籥師賓客享食鼓羽籥之舞、則食有樂矣、其曰食嘗無樂、非商周之制也、漢明帝養老之禮、其曰乘輿先到辟雍禮殿御坐東庠、遣使者安車迎三老五更天子迎於門屏交禮、道自阼階、三老升自賓階、至階天子揖如禮、三老升東南、三公設几、九卿正履、請天子親祖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祝鞭在前、祝鱓在後、五更南面、公進供禮亦如之、明日皆詣闕謝、其養特三老五更二人而已、舉老不與焉、非古禮之意也、養老總扈

鄉飲之圖


玄酒
尊
房
戶
牖
東
東榻
西
西階
賓
主
拜送
拜受
拜送
間
南
賓
鹿鳴
麋
鹿
獻
歌南山有臺
升歌四牲
由庚
崇丘
由儀
序
拜送
笙
獻笙門
獻
酬
賓
三
遵
脫屨升堂
鵲巢
采蘋
采蘩
外
拜送
獻
酬
賓
獻笙間


賓
皇華
合
葛覃
樂
關雎
卷
耳
司正
奉主命至
西階安賓
司正之職有三節
初到于西階下次
至于作階上末方
至此安賓
自西階之東
自西階之東
自西階之東
三
遵
脫屨升堂
鵲巢
采蘋
采蘩
外
拜送
獻
酬
賓
獻笙間
衆賓受獻
後盡降階
東面將去
主命其黨
一人爲司
正監禮揚
觶以留衆
賓
衆賓降階東面

正齒位之說、見於周官者、一命齒於鄉里、再命齒於父族、三命而不齒、見於禮記者、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而儀禮鄉飲酒之篇、不著其文故先儒以爲今之存者、乃鄉大夫之事、而黨正之禮亡矣、漢制郡國十月行鄉飲酒禮、蓋用正齒位之說、魏晉以下、間或行之其詳不可得而聞、李唐兼采二說、賓興賢能、則以刺史或上佐爲主、其制皆倣于古、而小損之、有主賓介而無僎、其樂則歌笙間合、各一作而不備、正齒位而行于冬季、主用縣令、復降殺其禮無謀賓戒賓、不設折俎、易脯醢爲葅醢、其作樂如上、趙宋淳化三年詔有司講其禮命學士蘇易簡倣古樂章作鹿鳴南陔嘉魚崇丘關雎鵲巢之詩、凡三十四章、後不果行、正和中有司參奏酌古制於州軍貢士之月以禮飲酒用知州軍事或本州佐官爲主提舉學事司所在則提舉爲主上舍生當貢者、與州之耆老爲衆賓、其登降之節與舉酒作樂器用之類、並參照辟雍宴貢士之儀、紹興十三年禮部奏脩定儀制、頒下郡國于科舉之歲行於學校、是日賓主先舍菜於先聖先師然後行禮、並不作樂、蓋本用賓興賢之說、而已仕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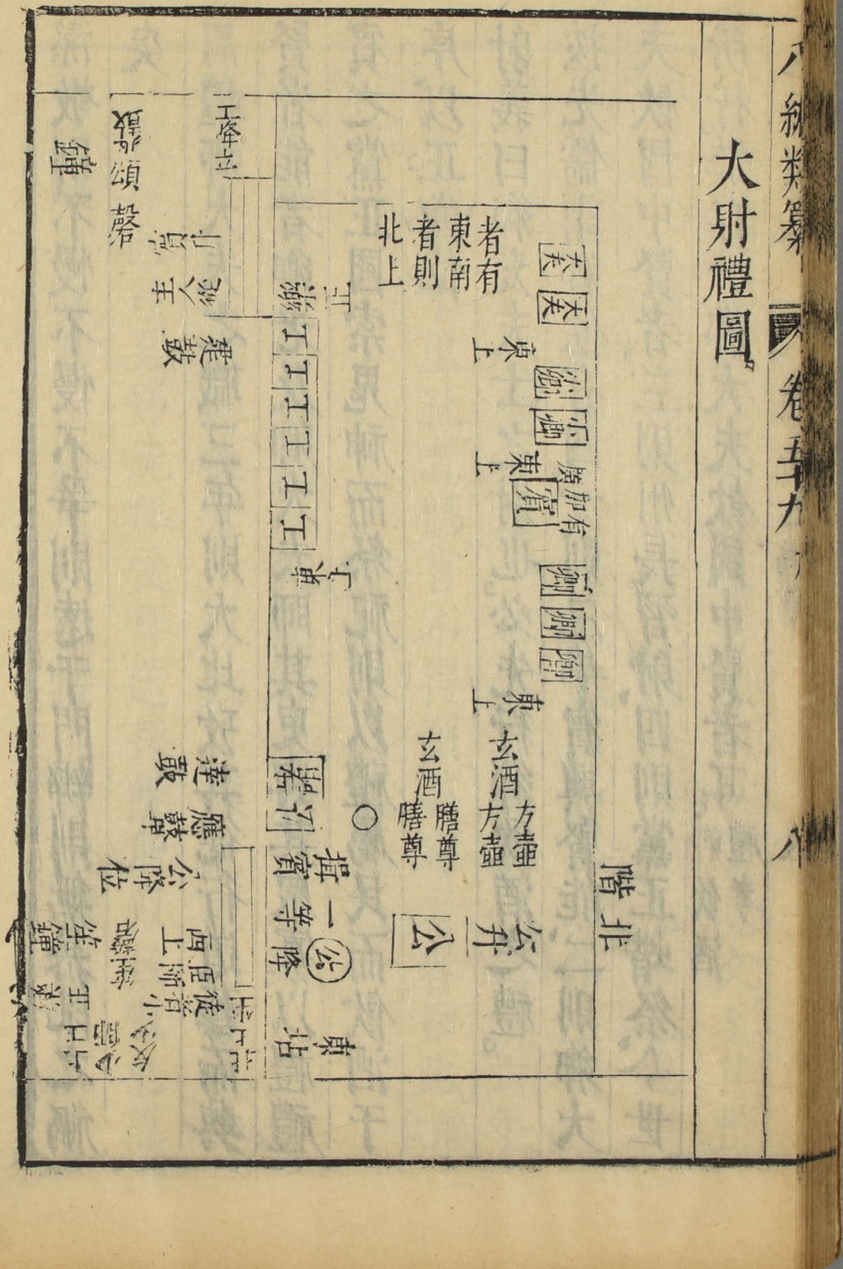
仕者、以齒序位于兩廂、則亦兼取黨正之文、至其登降之容、獻酬之節、較於唐尤簡略焉、十七年左迪功郎陳介、乞言郡國所行鄉飲歲數、乃命諸州三歲科舉之年行之、共願每歲一行者、亦從其便、二十六年入命願行于里社者聽、官不得預、其可考者如此、（鄉飲酒禮總敘）

禮記鄉飲酒之義主人拜迎賓于庠門之外入三揖而後至階三讓而後升所以致尊讓也盥洗揚觶所以致潔也拜至拜洗拜受拜送拜既所以致敬也尊讓潔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讓則不爭潔敬則不慢不慢不爭則遠于鬥辨則無暴亂之禍矣

周禮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師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

射義曰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按先儒謂鄉飲有四、一則三年賓興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四則黨正蜡祭、今世所行、惟存一鄉大夫飲國中賢者耳。（鄉飲酒禮考）

大射禮圖


侯
豻
侯有虎熊豹賁
侯有熊豹豻賁
者有東南者則北上
東上
北堂
楹
序
楹
序
東堂下
西堂下
東序
西序
東上
東上
東上

按儀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後世禮廢之後、而所謂射者、惟用之于戰陳、用之以爲禮節者、蓋微矣、我聖祖欲以之取士、以復古人擇士擇官之制、而不果、既而頒其圖式儀注于天下、非但以是教士子、而必俾學官與有司習射焉、

射禮考

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之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射者進退周旋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矣其節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貍首爲節、卿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蘩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貍首者樂會時也、采蘋者樂不失職也、故天子以備官爲節、諸侯以時會天子爲節、卿大夫以循法爲節、士以不失職爲節、故明乎其節之志、以不失其事、則功成而德行立、德行立則無暴亂之禍矣、功成而國安、故曰射者所以觀盛德、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而中多者、得與于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不比於樂

而中少者不得與于祭、祭數與于祭而君有慶數不與于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而削地是以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夫君臣習禮樂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故詩曰曾孫侯止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事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譽言君臣相與盡志于射以習禮樂、則安則譽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儀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此曾孫之詩諸侯之射節也四正四爵四行也四行者獻賓獻公獻卿獻大夫乃後樂作而射也）

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夫射于澤而後射于宮、（澤宮名也士謂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

謂侯朝者朝臣及所貢士也皆先令

按射義一篇、古禮賴以存者固多、而大義不明、不容以無辯也、射義曰射者射爲諸侯也、是以侯爲諸侯、果於義爲可通乎、鄭康卽因之、故其注周官司裘曰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不亦愈失而愈遠乎、蓋射中則得爲諸侯、不中則不得爲諸侯、要亦信射義大過、而不能折之以理焉耳、然其中有曰射之爲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曰平體正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則射中矣、故曰爲人父者以爲父鵠爲人子者以爲子

鵠爲人君者以爲君鵠故射者各射已之鵠鄭氏不從此義發明乃諄諄於射諸侯之說大射義

禮賓興賢能圖

司徒之興賓興

大鄉三物教萬民

六德 聖 智 仁 義 忠 和

六樂 防情

六藝 禮樂射御書數

中和鄉興大獻考察

賓興賢能之書

長年大考州正書其師孝弟睦婣任恤

賓其大敬比能也閭族黨州之教即鄉里以德行禁鄉大夫道有恤者

六行 孝友睦婣任恤

五禮 防僞

太祖起自淮濠定鼎金陵平一天下致太平凡所任用輔佐之臣無非薦舉辟召如宋濂劉基章溢葉琛則胡大海所薦也王禕正大錫則文忠所薦也洪武中始行令科舉法每科所取不過數十人而正與薦

州長考其德行道藝

黨正歲屬民讀法

旅師月吉屬民讀法

閭胥既比則讀法

六鄉三年大比

鄉老鄉賓以歲時

一鄉之說主教事也

其詳略于一典也

主事其故也

其逐逐于典也

大射義

辟之士同登並用下至正統景泰間猶如故也以故
楊文貞以白衣薦舉歷編修而入內閣吳思菴以儒
醫薦歷御史以至都憲況鐘以吏才薦舉仕至蘇州
知府並爲一時名臣他可知矣自後進士之科日重
薦舉之途漸湮至天順初吳康齋之一薦遂爲朝陽
鳴鳳舉世驚訝而康齋亦不敢安于其位薦舉之事
自後絶響 實典總論

人徒見適士一廟官師一廟以爲所及者狹不足以
伸孝子慈孫追遠之心也然古人之制則雖諸侯大
夫固有拘于禮而不得祀其祖考者矣何也鄭氏注

諸侯五廟云太祖始封之君王者之後不爲始封之
君廟疏曰凡始封之君謂王之子弟封爲諸侯爲後
世之太祖當此君之身不得立出王之廟則全無廟
也注大夫三廟云大夫太祖別子始爵者然則諸侯
始封之太祖如鄭桓公友是也鄭桓公以周厲王少
子而始封於鄭既爲諸侯可以立五廟矣然其考則
厲王祖則夷王曾祖則懿王高祖則共王五世祖則
穆王自穆至厲皆天子也諸侯不敢祖天子則此五
王之廟不當立于鄭此所謂此君之身全無廟也必
俟桓公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桓公爲太祖桓公

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五世之後。而鄭國之五廟始備也。大夫始爵之太祖。則魯季友是也。季友爲魯桓公之別子。季爲大夫。可以立三廟矣。然其考則桓公。其祖則惠公。其曾祖則孝公。自以孝至桓皆諸侯也。大夫不敢祖諸侯。則此三公之廟不當立于季氏之家。所謂別子亦全無廟也。必俟季友之子。然後可立一廟。以祀季友爲太祖。季友之孫。然後可立二廟。以祀其祖。若禰必俟三世之後。而季氏之三廟始備也。蓋諸侯大夫雖有五廟三廟之制然方其始爲諸侯大夫也。苟非其襲數世則亦不能

備此五廟三廟之禮至於士庶人則古者因生賜姓受姓之後。甫其一傳。即有嫡有庶。嫡宗子也。庶支子也。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于宗子。又云庶子不祭。明其宗也。蓋謂非大宗則不得祭別子之爲祖者。非小宗則各不得祭其四小宗所生之祖禰也。先王因族以立宗。敬宗以尊祖。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疎有別而不瀆。其法甚備。而猶嚴于廟祀之際。故諸侯雖曰五廟。而五世之內。有爲天子者。則不可立。大夫雖曰三廟。而三世之內。有爲諸侯者。則不可立。適士二廟。官師一廟。庶人祭于寢。然苟非宗子。則亦不可祭于其

家。必獻牲于宗子之家。然後舉私祭。凡爲是者。蓋思上僭而不敢祭。非薄其親而不祭也。然諸侯不敢祖天子。而天子之爲祖者。自有天子祭之。大夫不敢祖諸侯。而諸侯爲之祖者。自有諸侯祭之。支子不敢祭大宗。而大宗之爲祖禰者。自有宗子祭之。蓋已雖拘于禮。而不得祭。而祖考之祭。則元未嘗廢。適士官師雖止于二廟一廟。而祖禰以上。則自有司其祭者。此古人之制也。後世大宗小宗之法既亡。別子繼別之序已紊。未嘗專有宗子以主祀事。其入仕者又多崛起單寒。非時王之支庶。不得以不敢祖天子諸侯之說爲諉也。乃執大夫二廟適士二廟之制。而所祭不及祖禰之上。是不以學士大夫自處。而孝敬之心薄矣。焉得爲禮乎。　或曰此爲國中公族之世祿者言也若庶姓之來自它國而爲諸侯大夫者則如之何愚曰古未有無宗者。庶姓有庶姓之宗。它國有它國之宗。而宗子之制。則一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之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又問曰宗子法在它國庶子無爵而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望墓而爲壇以祭。此二條正爲起自匹庶與來自它國者言。若太公東海人而仕周爲諸

侯、孔子宋公而仕魯爲大夫之類是也、注疏謂異姓始封爲諸侯者、及非別子而始爵爲大夫者、（如他國之臣初來爲大夫）本身卽得立五廟三廟、蓋以其非天子諸侯之子孫、上無所拘礙、故當代卽可依禮制立廟、然以曾子問宗子爲士一條、及參以內則中所謂不敢以富貴加于宗子之說、則知崛起爲諸侯大夫者、若身是支庶、亦合尊其宗子、不敢盡如禮制也、（從俗祭儀）

唐之文祖虞之神宗商之七世三宗其詳今不可考猶周制猶可有言然而漢儒之記、又已有不同矣、謂后稷始封文武受命而王故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者諸儒之說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文武爲宗不在數中者劉歆之說也、雖其數之不同然其位置遷次宜亦與諸侯之廟無甚異者、但如諸儒之說、則武王初有天下之時、后稷爲太祖、而組紺居昭之北廟、王季居昭之南廟、文王居穆之南廟、猶爲五廟而已、至成王時、則組紺祧王季遷、而武王祧、至康王時、則太王祧、文王遷、而成王祧、至昭王時、則王季祧、武王遷、而康王祧、自此以上、亦皆且爲五廟、而祧者藏于太祖之廟、至穆王時、則文王親盡當祧、而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西北、

而謂之文世室、於是成王遷昭王祔、而爲六廟矣、至共王時、則武王親盡當祧、而亦以有功當宗、故別立一廟于東北、謂之武世室、于是康王遷穆王祔、而爲七廟矣、自是以後、則穆之祧者、藏于文世室、昭之祧者、藏于武世室、而不復藏于太廟矣、如劉歆之說、則周自武王克商、則增立二廟於二昭二穆之上、以祀高圍亞圍、如前遞遷、至於懿王而始立文世室於三穆之上、至孝王時、始立武世室於三昭之上、此爲少不同耳、曰然則諸儒與劉歆之說最爲是、後世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而以西爲上者何也、曰由漢明帝始也、夫漢之爲禮略矣、然其始也、諸帝之廟、皆自營之、各爲一處、雖其都宮之制、昭穆之位、不復如古、然猶不失其獨專一廟之尊也、至於明帝、不知禮義之正、而務爲益損之私、遺昭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而其臣子不敢有加焉、魏晉循之、遂不能革、而先王宗廟之禮始盡廢矣、降及近世、諸侯無國、大夫無邑、則雖同堂異室之制猶不能備、獨天子之尊、可以無所不致、故乃捨於漢明非禮之禮、而不得以致其備物之孝、蓋其別爲一室、則深廣之度、或不足以陳閈祖、而其合爲一廟、則所以尊其太祖者、既褻而

不嚴。所以事其親廟者。又厭而不尊。宗廟昭穆考

古有大宗、有小宗、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古者諸侯之子弟、異姓之卿大夫、始有家者、不敢禰其父、而使其嫡子後之、則爲大宗、族人宗之、雖百世而宗子死、則爲服齊衰九月、故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別子之庶子、又不得稱別子、而自使其嫡子爲後、別爲小宗、小宗五世之外、則無服、其繼禰者

親兄弟爲之服、其繼高祖者、三從兄弟爲之服、其大功九月、而高祖以外親盡、則易宗、故曰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小宗四有、繼高祖者、有繼曾祖者、有繼祖者、有繼禰者、與大宗爲五、此所謂五宗也。古者立宗之道、嫡子既爲宗、則其庶子之嫡子。又各爲其庶子之宗。其法止于四。而其實無窮。自秦漢以來、無世卿大宗之法、不可以復立、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心者、有小宗之法存。而莫之行。此甚可惜也。宗法總叙

宗法考證 大宗則一小宗則四 承大宗者身繼五宗 繼禰之次子身繼四宗 有大宗則事五宗 禰謂父 別子者謂諸侯嫡子之弟別于正適也 爲祖者別與後世爲始

祖繼別爲宗謂別子之適長子繼別子與繼禰者爲族人爲百世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謂別子之次子以其長子繼已爲小宗而其同父兄弟宗之也有五世則遷之宗繼禰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繼祖之小宗則三從兄弟宗之繼高祖之小宗則再從兄弟宗之繼曾祖之小宗則同父兄弟宗之繼禰者也是之謂小宗　始祖始有封爵及始遷者爲始祖長子繼之子孫世世爲大宗統族人主始祖墓祭百世不遷宗法總攷

朱子曰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何也君適長爲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爲別子不得禰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爲大宗之祖所謂別子爲祖也其適子繼之則爲大宗之直下相傳百世不遷別子若有庶子又不敢稱別子死後立爲小宗之祖其長子繼之則爲小宗五世則遷別子者謂諸侯之弟別于正適故稱別子也爲祖者自與後世爲始祖謂此別子子孫爲卿大夫立此別子爲始祖也繼別爲宗謂別子之世長子當繼別子與族人爲不遷之宗也繼禰者爲小宗禰爲別子之世子以庶子所生長子繼此庶子與兄弟爲小宗也五世則遷者上從高祖下至玄孫之子高祖廟毀不復相宗又別立宗也後別子之後

族人衆多、或繼高祖者、與三從兄弟爲宗、至于五世、或繼曾祖者、與再從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祖者、與同堂兄弟爲宗、至曾孫五世、或繼禰者、與親兄弟爲宗、至玄孫五世、皆自小宗之祖以降而言也、魯季友乃桓公別子所自出、故爲一族之大宗、滕文之昭、武王爲天子、以自、則周公爲長、故滕文爲魯爲宗國、又有有大宗而無小宗者、皆適、則不立小宗也、又有有小宗而無大宗者、無適、則不立小宗也、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宗法考

儀禮曰男子至十五二十皆可冠必無期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一日主人告于祠堂　前三日筮賓前一日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贊冠者一人亦如之擯者請期宰告曰明行事告兄弟及有司　厥明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再拜主人見贊者揖與賓揖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向賓西序東面擯者布筵將冠者采衣　采衣童子之飾紒　紒結髮也出房南面賓揖將冠者即筵坐　坐即今跪贊者坐櫛設纚纚一副表六足以韜髮而結之矣　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屨出房南面主人曰某有子某將加

巾於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賓揖冠者即筵加緇布冠設笄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皂衫革帶繫鞸賓揖冠者即筵再加角巾祝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賓揖冠者適房易服服襴衫納靴三加儒巾或幞頭祝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耇無疆受天之慶賓揖冠者適房徹

櫛設醮筵於戶西南面冠者出房賓揖冠者就筵賓受醴祝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拜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冠者即筵四拜受觶賓東面答拜薦脯醢冠者即筵坐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興筵末坐啐醴賓醮曰旨酒既清嘉薦亶時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冠者降筵奠觶拜賓荅拜贊者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再醮曰旨酒既湑嘉薦伊脯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加爵承天之祜冠者降筵奠觶于薦東拜賓荅禮贊者復酌醴賓受醴揖冠者授醴三醮曰旨酒令芳邁豆有楚

咸加爾服。殺升折俎。承天之慶。授福無疆。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冠者再拜賓荅拜主人醴賓以一獻之禮賓就次冠者見于祠堂次父母次兄弟姑姊妹退出見于鄉大夫鄉先生主人酬賓束帛儷皮贊者皆與贊者冠爲介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記曰古者冠禮筮日筮賓所以敬冠事所以重禮重禮所以爲國本也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玄冠玄端奠摯於君遂以摯見於鄉大夫鄉先生以成人也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故孝弟忠順之行立而後可以爲人可以爲人而後可以治人也故聖王重禮（士冠禮考）儀禮曰行納采禮用鴈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致命曰敢納采賓降出主人降

授老鴈擯者出請賓執鴈　請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反命主人告于祠堂（主人婿也）次納吉用鴈如納采禮辭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　次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致辭敢不受命　次請期用鴈如納徵禮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

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對曰某敢不敬須凡使者歸又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凡女子許嫁笄而字之次親迎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擯（婿也）爵弁纁裳乘墨車從者執燭前馬至于女家門外主人（婦翁也）迎于門外揖入賓執鴈從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鴈再拜稽首降出主人醮其女而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毋施衿

結帨（帨佩巾也）曰勉之敬之夙夜毋違宮事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壻御婦命車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壻乘車先俟于門外壻揖婦以入媵布席壻揖婦即對延坐贊者設醬葅醢腊列四爵合卺飲三飯卒食贊洗爵酌酳主人（壻也）主人拜受贊荅拜酳婦亦如之皆祭卒爵拜荅拜主人出婦復位乃徹于房中主人親脫婦之纓（女子年十五許嫁笄而禮之用着纓明有繫也以五采爲之）燭出媵餕主人之餘御餕婦餘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笲棗栗進拜奠于席又拜薦脯醢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歸俎于婦氏人舅饗送者酬以束帛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帛三日主人（壻也）以婦見于祠堂明日壻以摯見主人主人再拜受（婦翁也）見主婦（婦母也）主人再拜送再拜（士昏禮考）